


温州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宋陳文節公文集卷之十三

雜著

瑞安縣學上梁文

吾邑有學由慶歷而來諸生置員於崇寧為盛久矣趨
廢誰其嗣興弛百役以獨先彌三時而具舉有嚴函丈
可以橫經於粲周廬可以肄業共惟聖考侈廟貌之前
觀顯允賢侯輯儒先之善筭事關風俗歡動州閭斯抗
修梁爰申善頌

東吳會修門一葦通璧海源源流道德也應泮水日朝宗

後學

海昌陳世修

同里林上梓



庠生何廷訓



西峴首慕葱雨露低更上觀潮試回首朝陽合有鳳凰棲
南一曲清江與地參驚世文章曾不露橫塘居士府潭潭
北閩粵群山來不極三峯之下可無人能以功名留翰墨
上閩闔方今開蕩蕩少微正照斗牛墟此有隱淪誰與訪
下七八十翁多在者自言生不識干戈長得兒孫皆爾雅
伏願上梁之後群書充棟多士填門相維鬼神無風雨
漂搖之患燕及徭祚皆山河魁磊之英

到桂陽謁宣聖文

共惟夫子之言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乎
其質薄氣牾誤有民社願事斯語以免於戾敢告

桂陽上元設醮青詞

乃者庶證非常連陰不解爰方假守何以召和曾玉歷之
初頌雖修故事面天威之甚邇實貢忱辭恭願哀矜一方
嘉惠百穀事關民命寧使臣霑僥倖之恩咎在臣躬毋令
民被阽危之患

桂陽中秋設醮青詞

疾痛呼天輒自忘其僭越高明覆物終不忍其顛隳永惟
返風滅火之祥何啻虛谷應聲之速敢憑羽侶式謝鴻私
恭願不異塵凡有來胥嚮伶臣斗筭之器雖負民社而不
勝念臣葵藿之誠益填溝壑而未已遂無他咎以迄終更
桂陽軍修城隍祝文

有屹崇壘爾神主之彼圯而闕宜崇補之築之闐闐尚呵

護之允也。有成維皇其嘉與之。

桂陽軍禱雨文

某假守於此大懼涼薄不足以用昭事明神以祈歲事乃者烈風荐作嘉澤弗周粟禾且憔悴夫爲吏之日短神與民相依之日長奈何以吏之不德而爲斯民病也敬申前請敢告終惠

謝龍山渡侯明應文

維侯所宅桂陽之望風雨不時於是焉禱其諸古之所謂境內各山川歟茲者嘉澤弗周烈風荐作菽粟幾空禾且就稿固宰物者所以謫吏而侯亦豈遂忘此上也遣官乞靈齋宿以俟侯不督過而辱霈施之某雖無以愈人猶足

以伐石謨詞昭示後來永永無怠

周子名說

周子請名余命之曰仍之蓋取古仍孫之義周氏之門父子孫凡三世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欲爲士大夫者必世其家者也三姓之舊於今爲庶畢萬匹夫也而大有後於晉國是在懋不懋而已故字之懋長

朱子名說

吾友朱同之之子名植字直卿名字所從來曰祖父所命也欲易其字爲直方而植因書以遺之使持白祖貌如何也

謝居士贊

貧而好施隱而好客終身鰥居而義不廢嗣息豈其所謂
非儒非墨而自適其適者耶

自贊

以學多病以貧數窮供我歲晏亦二者之功

歸寥

寥太空儻不離人即爲良農

桂陽軍告諭百姓榜文

照會當職到任欲得民間通曉法意檢坐到見行條法如
後

父子律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者徒二年

勅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情重者隣州兇惡者

千里並編管

勅諸生子孫而棄之者徒二年殺者徒三年收生人
共犯雖爲從殺者與同罪棄者徒二年半並許人告
若地分及隣保知而不告殺者徒一年棄者減一等
夫婦律諸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半
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還若犯惡
疾及姦者不用此律

房族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
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爲隱部曲奴婢爲
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
功與下相隱減凡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律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其
告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
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總麻減一等誣告重者
各加所誣罪一等即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其相
侵犯自理訴者聽

隣里

勅諸許告之罪若於法不應告之人雖係廂者隣保
亦不得告

勅諸事不干已輒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之事各不
得受理

律諸隣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

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
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其官司不即救助者徒一
年竊盜者各減二等

窩藏櫃頭誘畧

勅知人犯罪而藏匿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不須事
發被追藏依匿罪人法其知情停止人犯徒以上罪
者准此

律知情藏匿罪人若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各減罪人
罪一等

律諸博戲賭財物者各杖一百

舉博爲例
餘戲皆是

贓重者各依

已發雖盜論

輸者亦依已
分爲從坐

其停止主人及力若和

合者各如之

勅諸開櫃坊停止賭博財物者隣州編管於出軍營內
停止者配本城並許人告廂者巡察看營一宿提舉
人失覺察者杖八十

律諸姦人畧賣人

不和為畧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畧法

為奴婢者絞為部

曲者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

因而殺傷人者依強盜法

和誘者各減一等

律諸畧若和誘人因而取財及雇賣或得財者計入已

之贓

在一名頻犯人一倍

畧人者以不持杖強盜論一貫皆

配千里婦人五百里編管因而姦者依強姦法和誘
者以不持仗竊盜論五貫配五百里婦人隣州編管

其知情引領牙保若藏匿被畧誘者各依藏匿犯人
法

右仰汝等百姓各詳立法之意欲汝慈孝父子有恩故有
供養有缺及違法教令及不舉子之法欲汝安錯夫婦相
保故有七出三不去之法欲汝和協宗族如一故有相容
隱不相告之法欲汝交通隣里無爭故有不得告訐及相
救助之法欲汝守己不務貪婪但利其家却為眾害故有
停藏開櫃誘畧之法乃至鬪毆姦盜每事有條意在禁汝
為非勸汝為善當職今節取數項係父子夫婦房族隣里
要切事理明以教諭汝等皆有良心其俗質朴比之諸處
公事最稀若更遵從不致遺戾雖有官府刑何所施更冀

得力之家津遺子弟從師就學興起門戶其餘勤謹農桑
愛惜錢穀祭享翁祖看守墳墓如此則骨肉相勸里巷無
怨和氣所積天道不差風雨必調五穀必熟可使此邦永
爲樂土至如徭人實同省地久來往還何分彼此設若軍
縣催科或公人下鄉恐嚇保社復相追擾或覽寄等家兜
收過多或代納上戶利息太重之類凡有枉塞並仰披陳
當於當職自有過差諸縣不能體恤倘以看望未欲興詞
但希書簡相投或因寄居學職過廳見諭庶幾通知從汝
之便

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

照對軍縣每年起發省部總領諸司錢糧并支給官兵錢

糧貫萬浩瀚別無課入全藉稅戶夏秋銀錢分擘應副當
職到任據平陽縣丞狀申驅磨見得自淳熙十一年秋至
十四年夏六料銀錢欠數不少除十一年已准赦文自第
五等已下除放外餘四等以上并十一年夏至十四年夏
三料理合拘催切慮稅戶不易難以一併了納當職今同
衆官計度將十一年四等以上戶共欠一千二百八兩有
零并十二年夏十二年秋共欠一千五百七十四兩有零
共欠三料未納之數時暫任催自十三年夏料爲始催理
又慮稅戶日前已將錢米交托與攬子店戶等人却被兜
收入已致作名下掛欠已行下知丞分鄉具出長名帖子
付逐都保正戶長仰各巡問甲甲內人戶如委會交納托

與人見有干照即仰保正類聚姓名保明申縣切待於交
攬人名下追理自餘委係本戶即仰趁時赴軍輸納今立
寬限十三年夏秋二料限二月終十四年夏料限三月終
更不准前遣官差人下鄉搔擾乃已約束受納等處每銀
一兩減五文足稻子錢減三文足役錢一百文足收會錢
八十三文足每一貫減五文足稻子錢減三文足苗米官
田職田米每石減十二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五升攬子
米減五升和糶米每石減七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三升
攬子米減五升省義倉米每鈔減五文足每石倉用錢減
十三文足倉用米減二十二升省攬子減五升省錢自一
錢以上米自一斗以上准此曉示去訖候至限

錢

物次第若是正稅自足丁辦一年支遣當議

例無名科歛並行蠲減以便人戶若致限滿拖延不肯子
納仰本縣將欠數多人申軍點追別有行遣

桂陽軍勸農文

照對守令勸農國有常典循習之久但爲空文當職以里
巷通曉之言勸諭汝等開具下項

一閩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鋤耜數番加以糞溉方爲
良田此間不待施糞鋤耜亦希所種禾麥自然秀茂
則知其土膏腴勝如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
等二石此間所收却無此數當是人力不到子課遂
減奉勸自今更加勤勉勿爲惰農坐視豐歉

一門房隣里切湏和睦莫與爭訟界至田塍各據永業
火下牛畜迭相借助少有言氣且務休和才到訟庭
便妨日子况復般裏倍有勞費假如有田十畝歲收
不過十石供輸之外贍養良難豈宜因訟耗財自取
狼狽

一了納租稅務在及時今來受納倉場並是當日給鈔
銷簿如有農家或將銀米憑托攬子舖戶等人湏是
便取去赤鈔爲憑不可信受手會白關之類所慮攬
鋪撓收過已致作掛欠正當農務忽被追呼

一陂塘水利宜從古來上流下接公共分使若甲家占
吝害及乙丙群聚爭奪甚者到官期集隣保追逮證

佐動經旬月方得事明本欲獨得便宜却被兩相妨
廢

一生借種糧貧者不免先湏量力莫據眼前借貸太多
債還不易及至空窮却謀昏賴所是富家亦合量本
收息除豁積欠難以通年登帶恣爲貪婪若貧者昏
賴不還富者貪婪已甚日致興訟罪有所歸即非主
客相資隣里相保之道

一此間典買產業或瞞昧卑幼或不儘問親隣或因抱
種交業不時或因白與投印違限之類緣此無賴等
輩執占爭論先自蒔種徑行收採比至到官惟憑契
約徃徃得產之家雖用見錢反以違法失理遭罪請

自今遇有交易子細審度凡涉前項數端之類幸勿
向前以貽後患

一此間多有無藉之人告人絕產及至到官或有恩養
子孫承代或有吐退近親遺囑其初官司未知來由
湏至行遣甚者抄估比至給還動經年歲以此失業
深屬可怜除已行下諸縣自今如有的是絕戶即仰
都保連名結罪保明具申方與受理自餘勿干涉人
妄有告訴重行科斷

一諸縣夫逋除是般輦綱運錢米雖當忙月亦或不免
其餘雜役宜且暫停如官司差使重叠或無輪次苦
樂不均及承行等人取乞搔擾乃至應干賦役有妨

農蚕使汝失所並仰陳訴

右仰汝等遍相勸諭務在遵從庶克有年毋令後悔
表

乾道壬辰進士賜第謝太上皇帝

疎愚之對爰契九重聲教所陶聿來三紀推本功德度越

古今

中謝

竊跡本朝家法之詳究觀列聖心傳之要規模

一以經術事業付之諸生皇帝陛下所以載纘大猷曲垂
清問臣等顧遭逢之幸甚而循省之缺然其何稱塞招延
之休徒以生長涵養之澤茲益伏遇太上皇帝陛下道八
忘世仁深入人光昭斯文燕及今日退藏於密資萬物於
乾元長發其祥生多士於王國臣等敢不益堅精白茂對

龍光言念何由庶幾無斃

士將

無負虞舜

聰明之朝遐不作人其敢忘周王壽考之賜

桂陽軍謝到任

湛恩所被樂歲相仍邊境晏然書生幸甚

中謝

伏念臣起

於寒遠持是空虛慙嘗試之罔功欲自新而無路粵惟柳桂介在湖湘周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惟本朝之建國合四海以爲家蓋壤地僅同於附庸則簡書皆聽其專達如臣疵賤際此休明雖貪假守之榮但求便道亦有來王之間爰至公車誠世所謂謹守三尺之常而臣實爲上通九重之始譬諸穉子得言笑於親前意者孤根有發生之天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不居其聖無斃於人凡

試其外服之勞皆待以晚成之節遂令庸冗亦與寵光臣敢不言念昨非務收後効毋以已見紛更已便之教條尚於公餘增益未能之學問

高宗小祥慰皇帝

鋪筵仍几方篤時思鑽燧新烟忽更歲序九重號慟率土

悲摧

中慰

恭惟皇帝陛下道對百王識高千載諒闇如古

不拘易月之文練祥於今尚損踰年之禮追惟愈遠痛甚何堪伏乞少抑聖懷紹世德作周之孝特垂天聽徇同心戴舜之誠

賀登極

揖遜相承乾坤嘉賴謳歌所暨夷夏宗依

中賀

恭惟皇帝

陛下篤生元良遵養濟哲雞鳴而起方趨問寢之時龍躍以飛俄繼中天之統彝倫秩叙歷服延洪永惟三典以還亦既千載於此高皇於漢無神器之傳太宗於唐非儲闈之正孰與以明述聖自祖及孫當垂拱以襲堯盡君之道爰詢謀而命禹若帝之初獨冠百王同符隆古臣適際離亨之會叨分邊瑣之麾跂望清光欣霑殊渥但與林篁之衆咸有葵藿之心

謝登極赦

維帝出震與物爲春在舜紹堯膏災肆赦爰乎大號實本舊章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誠足以格幽明德足以侔高厚養以天下嗣萬世無疆之休洽於民心思匹夫不被其澤

聿觀載籍具在儀周有大賚蓋惟初基漢與更始但爲故事未有重規疊矩一視同仁率循繼照之初備舉好生之典臣遭時華旦假守遐方葵藿傾陽式謹朝宗之義蓼蕭零露敢忘滲漉之恩

賀壽皇聖帝尊號

舜薦之天以禹傳九疇之正乾稱乎父則震成六子之功

夷夏榮懷宗社嘉賴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及

動植孝通神明素隆藝祖之丕圖昭受高宗之大烈方邊鄙不聳蓋聞中國之至仁而美牆靡忘欲行天下之達禮遂辭尊於南面爰致養於東朝况夫歷數有歸彝倫攸叙惟聖知聖繼今實爲萬世之休可名非名舍此曷表一人

之意雖六言而甚約與二典以相輝臣假守遐方適時盛
事上未央之壽正隔於清光說稽古之書尚修於薄伎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皇帝

歷數有托而伸堯母之尊謳歌攸歸則本禹疇之叙粵惟
自昔莫若方今中賀共惟皇帝陛下恭敬溫文聰明睿智
乃眷壽皇之顧聿懷神器之傳爲天下得其人遂忘南面
爲人子止於孝式奉東朝惟太極之生兩儀與三聖之守
一道未之嘗見可以擬倫臣叨備符分阻陪旅進雖恭想
瑤池之宴與世相忘然永同沔水之宗自今以始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壽皇聖帝

堯天逾遠方切於追懷文母彌尊益隆於夤奉中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躬上聖之質嗣中興之功歷年於茲
薄海無事粵從恭默極爲人子孝之思竟托倦勤決以天
下遜之計欲備東朝之甘旨不知南面之崇高二典所無
百王何取臣叨分符守阻筵周行富貴無足解憂幸粗知
於大義謳歌咸曰與子願永暨於同心

立后賀皇帝

父作子述增光典謨身修家齊匹休南雅屬彌文之具舉
罄群聽以交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繼天之統
深惟內則莫隆媯汭之風粵自初潛元重塗山之選爰稽
謀於慈極以秩正於中宮於以成未央奉觴爲壽之歡於
以對長樂含飴弄孫之福遐觀徃古孰盛當今臣假守偏

城欣聆鉅典但縻廩稍曾無僕馬之勞當課農桑以廣耕
蠶之化

賀皇后

維帝出震維坤承天宗社榮懷華夷康共恭惟皇后殿下
德足以配任姒功足以佐唐虞肇開青宮及建皇極問安
六寢嘗同共子職之勤正始二南又得化天下之道以雞
鳴之盥櫛成象服之委蛇可謂日並月明風自火出臣欣
聞郵置阻預歡呼雖幸雲龍共覩聖人之作自憐僕馬曾
無臣下之勞

皇帝登寶位進奉銀

重明繼照當班瑞群后之初一德尊天率貢金九牧之舊

上件銀地不愛寶而後出人不易物以爲珍敢修任土之
儀庸見來庭之義箱篚不腆斧鉞奚辭

謝賜歷日

通天地人大一王之作統協時月日罄四海以朝宗拜賜
甚榮尤職惟謹中謝竊以歷之疏密代有革因原於日積
之餘分揆以歲差之衆說及大衍而始定至統元而加詳
自有此書莫如今日恭惟皇帝陛下不愛其道以覺斯民
比元會之肇修當三陽之總至允茲敬授皆所裁成徇以
孟春昭示人臣之憲觀之挾日誕敷都鄙之和臣敢不奉
以周旋勤於勸課及豳風之寒暑秩叙農功同魯史之春
秋寶爲邦典

上齊文集 卷十三
四
紹熙改元賀皇帝

一元之建雖曰舊章二美之并茲惟盛事中賀竊以策書所記年號則多有以守成而愧揖遜之君至於更化則非沿襲之意未若二聖親傳於大寶兩朝見著於隆名播告多方超踰前古恭惟皇帝陛下審時所上親政於初遠惟紹大業之難近思熙庶績之廣聿稽堯舜之典合爲禹謨奄有夏商之年布在周歷臣繆持使節欽誦詔書協時月正日敢有不恭道德意志慮愧非其任

賀壽皇聖帝從吉

三年一祜率古舊章四海八音與民同樂宗祊嘉賴臣庶榮懷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孝足以通神明德足

以施孫子宜享厚報而備聖人壽之福宜居常尊而極天下養之歡與國無窮自今以始臣粗知善頌久去周行喜共遐方復見舜琴之御瞻言廣內莫陪漢蹕之朝

賀壽聖皇太后從吉

舜畢三年共爲子職漢朝五日燕及孫謀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維德是行以慈爲寶親見重華之盛永膺至養之榮長樂東朝肇稱於古禮瑶池西母茂介於修齡臣屬於隰之載馳喜舊儀之復見龍旗鳳扇想浮慈福之春寶殿玉卮莫扈未央之駕

賀壽成皇后從吉

式協靈辰肇稱吉禮天人底豫宗社延休中賀恭惟壽成

皇后殿下周母嗣音虞嬪著德長樂宮之養尚小前規內
司服之衣率循彝典親見累朝之盛永陪慈極之尊臣屬
職馳驅阻前賀舞袞龍相映想觀廣內之儀韶鳳來翔仰
祝後天之筭

至尊壽皇聖帝冊寶賀皇帝

親傳大寶懼功德之不宣恭上鴻名質詩書而何愧重闈
燕喜率土榮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配唐虞行殊曾閔
謂孝非直養莫如得四海九州之心謂禮有常尊孰與兼
五典三墳之號寫之琬琰炳若丹青以彌隆報之文以永
昭垂之間昔漢之尊太上與唐之事明皇群臣萬歲之稱
早嘗擁篲二聖重歡之頌竟亦磨崖以方熙朝皆有慙德

臣欣逢慶事越在遐方雖揚邁鋪張莫預觀光之列而詠
歌嗟嘆曷勝報上之誠

賀壽皇聖帝

元年正月恭上徽稱五日一朝永膺備養乾坤豫順夷夏
歡呼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體道之真遺物之累

成功不宰妙合先天之天聖德無稱亶爲衆父之父尚從
人欲爰舉邦彝惟富有四海之內之謂尊惟尊居一人之
上之謂至以言乎壽則歛箕子之福以言乎聖則集孔子
之成肆袞朝野之談兼採典墳之號於焉歸美是亦強名
臣幸際昌朝親逢盛事吉禮嘉禮雖莫預於觀光大書屢
書豈敢忘於善頌

賀壽聖皇太后

慈闈備養聖子垂休懽騰桂宮美播玉牒中賀恭惟壽聖
皇太后殿下福爲晉母德配坤元率先釐降之風克諧舜
孝光輔思齊之化丕顯文謨惟重規疊矩之相承致偉蹟
宏休之閱見臣繆持使節阻造朝班聆盛事之鋪張不勝
鼇抃與生民而鼓舞殆若鳳儀

賀壽成皇后

響珮而朝夙嚴內助鏤玉之牒式播徽稱實爲邦國之榮
豈止宮闈之慶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母儀克正陰教
聿修以周南肅雍成天保治內之化以坤道柔順贊乾元
資始之功丕揚宏休允屬嘉會臣繆持漢節阻造周行聆

顯冊之輝煌預編氓之踴躍

賀皇后

夤奉慈顏職勤櫛縱載揚丕典懽動宮闈彌文畢張薄海
胥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母儀範俗女則冠倫關雎自北
而南蓋由正始天保以上治內悉本躬行值冊寶之告成
肅禕禴而稱慶臣阻持漢節莫造周行聞縉禮之修明與
編氓而抃蹈

壽聖皇太后冊寶賀皇帝

奉長樂之觴制獨尊於文母議曲臺之典禮尤謹於湯孫
儀文畢張天壤交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夙推孝治得自
家傳調侍膳問安猶想含飴之樂而宅中圖大敢虧報本

之誠宜彤管之巍煌與寶章之焜耀仰瞻慈極夤奉徽稱
臣將指南州馳棕北闕鳳儀獸舞忻縉典之修明螽躍蟲
鳴預編氓之抃蹈

賀壽聖皇太后

太初之有太素莫與同尊文子以及文孫曷勝歸美爰升
顯號用答群瞻中賀竊以老氏三寶唯聖爲能箕疇五福
以壽爲貴克并盛美誕受彌文永惟女史之傳未有母儀
之懿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行合內則道濟中興與武造
周名在九人之列自堯傳禹功爲三聖之叅宜極揄揚以
昭報稱臣欣逢盛事越在遐方呼萬歲者三雖莫陪於善
頌襲六經爲七尚願繼於前聞

賀壽皇聖帝

慈闈就養遽辭南面之尊縉典告成恪謹東朝之奉禮文
交舉海縣均懽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軼漢唐
行高曾閔謂聖德無以加孝敢怠躬行雖天下不足解憂
益勤色養載衍鴻儀之慶常懷雞寢之安臣叨擁使輅阻
窺仙仗上萬年之壽莫與鳧趨聞三楚之謠第深黿抃

賀壽成皇后

尊歸慈極夙嚴婦事之誠美播徽稱交舉禮成之慶聲傳
桂海歡動椒闈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子育群生母儀
六合采古事而著女則史誦宏休爲京婦而媚周姜詩歌
懿範飾褱衣而備養燦玉檢以揚休臣幸際昌期適符明

命宮庭雖肅雖莫窺長樂之班原隰馳驅猶欲賦思齊之

詠

賀皇后

寶冊揚庭尊歸北闕御輿至閣制謹西廂懽動慈闈孝形
薄海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躬履節儉性鍾惠和司服陳儀
載想禕褕之敬尚官贊禮夤修棗栗之恭式奉徽稱尤嚴
內職臣逃聞縉典阻造清朝但掄揚卷耳之詩而頌述思
齊之美

壽成皇后冊寶賀皇帝

長樂問安重闈燕喜太常議禮大冊崇成鋪陳典章炳耀
古昔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盡倫之至爲治之原重以離明

方繼大人之照受茲晉福聿申王母之休揭盛典於熙朝
燦縉儀於顯冊三宮衍慶千載同時臣阻詣漢庭尚于周
隰麟趾騶虞之化幸際風移雞鳴鶴駕之朝莫陪旅進

賀壽皇聖帝

五日一朝俱享玉卮之奉六宮九御載揚寶冊之文邦國
有光臣民胥慶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重華稽古
正始齊家事親以萬國之歡虞嬪是相夢帝有九齡之予
文母攸同方游神於穆清之宮而垂世皆希濶之典臣繆
叨乘傳適阻稱觴雖莫陪鶴駕之朝觀光禁籞尚能述麟
趾之化流詠河洲

賀壽聖皇太后

鶴駕問安夙備西廂之敬螭章成禮尤嚴北面之朝盛事
罕聞鴻休疊出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助成陰教贊
佑皇圖式符坤德之元尊爲聖母爰作離明之兩親授神
孫適昭揭於徽稱宜恪恭於婦職臣繆將使指遠去朝行
雖莫趨長樂之班但遙賦關雎之詠

賀壽成皇后

三壽作朋備極慈闈之養重明麗正前陳寶冊之文振古
所無大邦之慶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虞殯匹美父母
齊芳袵衣鼓琴克相重華之化寢門侍膳聿成正始之風
惟一十七載之明昌宜億萬斯年之稱頌臣逖聞盛舉欣
遇明時雞鳴鶴駕之朝雖莫陪於盛事麟趾騶虞之化尚

能播於聲詩

賀皇后

徽冊有光尊歸北闕尚宮前導制舉西廂彌文煥然內則
嚴甚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贊禪孝治修潔母儀禴翟禕衣
賁奉執笄之禮根車羽蓋載嚴問寢之朝式當寶冊之成
恭想玉卮之奉臣冒持漢節阻遙周行逖聞縟典之肇修
自慶愚生之幸會

皇后冊寶賀皇帝

書周正月粵若始年建漢長秋茲惟內治三宮燕喜四海
瞻依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離明而吳齊乾健而坤順共爲
子職必有告榛栗之慶彼以婦功必有獻種稂之種眷言

中饋聿自初潛式陳玉冊之文用正椒房之號於以端本
豈徒示恩臣乘傳於茲趨庭罔及闕睢正始當明承教化
之由卷耳審官敢在知勤勞之數

賀壽聖皇太后

慈闈問安夙謹東朝之事正宮備冊載修北面之儀鋪揚
典章慰懌中外中賀恭惟壽聖太皇太后殿下德尊聖母
謀界神孫調九重端冕之儀早垂內則而再拜執筭之禮
首建中闈既陳禕衣庸備玉牒臣逃聞縉典阻造外庭望
紫闕以傾馳與蒼生而瞻頌

賀壽皇聖帝

迪從子保喜承長樂之顏先欲家齊親昇塗山之助再揚

顯冊盡出宏規彌文畢張率土稱慶中賀恭惟至尊壽皇
聖帝陛下以身爲度於禮不愆凡后妃嬪御之常悉循古
制而父子夫婦之正曲盡人倫冀其嗣大妣之音足以正
二南之始式陳玉檢用建椒闈臣遠去朝行謬將使指雖
欲殫於頌述曾莫究於形容

賀壽成皇后

坤象承天甫就旨甘之奉家人正位仍嚴筭總之朝宏休
載揚盛事創見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化由治內道本
家齊調嗣聖御圖適萬乘龍飛之旦而尚宮奉冊修九重
燕寢之儀式昭六服之常庸備三宮之養臣驅馳周隰瞻
望堯階聆寶瑒之鋪張與編氓而抃蹈

賀皇后

貢金九牧夏統惟新正位六宮周儀攸重於穆椒房之號
有光彤管之書中賀恭惟皇后殿下作配乾潛同功坤載
舜鼓琴被袵克傳媯汭之規禹菲食卑宮實變塗山之美
長秋初建諸夏宗依而父父之尊榮將以垂孫孫之
矩範臣瞻言京室頌詠河洲獻種稷於王遙想躬行之事
采藻蘋於澗益觀丕變之風

湖南提舉謝到任

重明麗正方此第功五在邊然冒寵業未免宜黜得
遷之議臣不勝以榮爲懼之情中謝竊以蕞爾桂陽鄰於
嶺表自升軍額將五十載之間可紀守臣纔一二人而已

然必宣勞而滿歲乃能循次以爲州未有即賜除書遂將
使指輒衡陳於當路皆度於他邦周會王人微亦序諸
侯之上漢置刺史始皆屬丞相之官豈容如臣亦預茲選
重念臣腐儒無用假守無功勤不足以蓋荒政之愆廉不
足以塞曠官之責顧專城而不理况闔部以安施雖幸遭
時以政拙心勞而見錄未知善後將力小任重之爲憂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自天出寧如日委照敬識百辟之舉無
有幽深允齎庶績之熙不遺微細遂令庸冗輒沐恩榮臣
敢不懋明詔條采聽謠俗平頒興積庶將自古以有年懋
遷化居不失與民而共利

提舉司謝賜歷日

夏時三之日振古如茲周歷萬斯年自今以始凡蒙敬授
悉賴裁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爲天所命受三
朝之圖籍罔不朝宗在七政之璣衡皆如軌度乃頒初政
爰布新書臣濫職將明當思考協不違咫尺旣同拜賜之
榮敢離湏臾而怠觀風之事

湖南轉運判官謝到任

乘傳彌年缺然補報將輸所部滋甚光華中謝惟本朝行
仁政之原自諸道置計司而始孰爲之說浸失其傳不知
國家之意本以勝暴殘但曰藩鎮之財聚而歸公上由是
多故至於中興雖懷惻怛之心莫奉丁寧之詔惟聖有作
視民如傷疇咨廷紳申固邦本方當講求民瘼之際宜得

布宣主德之才深明盈虛稍務損益顧以茲事付之臣愚
伏念臣學不過於虛談仕未離乎嘗試曷期衰暮偶際休
明且治郡徒勞初無毫髮之効况察州不敏近在目睫之
間以自知之甚明將大幸之難再云胡隆委得以次遷恭
惟皇帝陛下豈第作人高明覆物謂曠日持久或有盡知
情僞之長謂便道之官庶無數易將迎之患遂令庸冗有
此僥踰臣敢不對越龍光勉旃駑力苟不至乏絕以貽
屯所之憂則有條便宜當漸爲來者之計

湖南提舉賀慶節

太極之生兩儀尊無與並嵩高之呼萬歲喜不自勝中賀
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配百王心游太古行堯之道

莫測於聖神薦禹於天復於順受適紀誕彌之旦永膺
滋至之休臣將指荆湖馳心魏闕為壽雖莫綴於清
班石崖可鐫豈敢忘於善頌

湖南運判賀重明節

地闢天開聖作明述於赫重離之運有來載震之祥中賀
伏以禹相舜歷年之多武繼文受命之固昔嘗聞於六藝
今親見於一時恭惟皇帝陛下允執其中聿修厥德歛時
五福豈惟叙有夏之疇與我九齡抑又過成周之歷臣濫
將使指嘗簡睿知若帝之初雖阻闕庭之觀禮如山之壽
但瞻衡嶽以為詩

重明節進奉銀

後天祝筭既同嵩嶽之呼任土貢珍爰致荊州之品前件
銀氣鍾清淑產類朱提侑萬年之觴深慚徵幣得諸山之
甕願賦休祥

丙辰賀瑞慶節

長發其祥自一陽之生子誕彌厥月當六位之成乾宗社
寵嘉華夷欣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乂剛健日新
省事清心獨冠百王之上深仁厚澤丕承列聖之傳於萬
斯年自今以始臣頃叨虞侍最荷簡知屬當去極之遙阻
在奉觴之後略回下燭常對越於奎文舞蹈詠歌但熙然
於堯壤

丁巳賀瑞慶節

地闢天開爰紀大來之慶川增山壽咸輸美報之誠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典學光明性原溥博淡然無欲哀六藝以
自怡聖矣不居守舊章而唯謹是宜誕爲民極永荷天休
臣介在遐陬阻陪盛事每慙隆眷曾無圯上之一編竊幸
餘生猶有華封之三祝

戊午賀瑞慶節

聰明作后聿開出震之祥歷數在躬有永後天之筭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宅心慈儉玩意穆清承列聖之儲休輯兩
宮之燕祉誕爲民極長握乾符臣夙荷簡知久違抃蹈嵩
呼萬歲欣盛事之難逢天保六章愧隆恩之未報

己未賀瑞慶節

萬年景福誕膺天授之休四海歡心姑盡臣恭之義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道無偏陂學有輯熙燕及兩宮增聖圖之
廣大陶成多士粲王度之清夷肇開震夙之期永享熾昌
之壽臣蒙恩至厚抱釁深積五稔之凌兢無一毫之覲
幸衣冠甚偉雖阻預於者英猷畝不忘但欣逢於華旦

謝中書舍人

代言之任與政相通顧惟何人亦在此選中謝臣聞惟虞
夏商周之世有謨訓誥命之書至於兩都亦稱七制要是
人主猷爲之盛見於儒臣文字之工惟其相遭是以不朽
然則鄒枚而下詞藻豈謂之乏人魏晉以來號令不聞於
傳世雖僅存於職掌會何補於治功洪惟本朝追並隆古

慶歷元祐之際豈非千載之一時歐陽蘇軾之徒故有六經之遺意式至今日作興斯文由此觀之則臣幸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虛心無我立政惟人方且視民而如傷未嘗以位而爲樂凡所播告無非休明臣敢不益勵初心以期後効必也緝熙光明之學至於令終庶乎草創潤色之文可以行遠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宋陳文節公文集卷之十四

後學 海昌陳世修 同校

同里林上梓

啓

除太學錄謝宰執

拜命衡門備官璧水書生已重公論謂何矧如庸虛有此踰越竊以祖宗家傳之法學校風化之原於其訓迪之臣工可以考論其世故倘具員而亡擇欲首善以何由永惟韓范歐富諸公當國之間則有孫胡石李一時作人之盛如某者學不足以適用才不足以及人固知迂濶於事情豈敢覬覦於宦達營求末第政未免於爲貧徃教遐邦祇

止齋文集 卷十四
自虞於見短徒便於此遑知有他引而置之薦紳先生之
林從而付之規矩學者之事還觀所缺豈惟獨慙推本自
來或者上累但揆之進退小已以無稱報爲憂然較之重
輕公朝有收疎賤之美徒抱私誼重逞遠模某官直道事
君清議在上察見頽俗杜絕倖門每於斯道寂寥希濶之
中鬱有前輩扶持興起之念與其妙選以得孰若兼收
而示公意有所存人不暇計爰俾凡質亦叨誤恩敢不體
悉深知循其素履門墻愛博願悉畧其奔走伺候之文農
馬庶少盡於洒掃應對之際

答釋褐黃上舍

伏審課嚴於學爵命自天

推高旁觀嗟異且取士必

多其節目而後進而授官亦積夫歲月以爲勞雖裒然舉
首之艱猶越在外服之久未有從於覆禮又爲之
特加即賜恩綸遽分師席某官以之彥收中雋之功
因難見竒凡舍矢以如破制勝有道雖注金而不昏某究
觀當今科第隄防之詳寵光度越之盛尚勉終於
遠業用增重於諸生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

道德文章以此名世公侯將相於今幾人偃四海之經綸
需一方之膏澤善類太息下僚敢私某官剛大而沉潛高
明而慈惠貴極三台之上猶如書生謙無一日之長隱若
敵國事有關於消長身不顧於是非猝遇人情之未嘗徐

圖天意之自定勲業藏於不覩議論付之將來昔王文正
之終相天禧爰弭寇丁之爭韓忠獻之獨留康定式遘范
富之歸蓋嘗夷考舊聞仰止先哲悵此意之莫嗣微我公
而安歸是宜再調化元一定國是肅群之雨
風朝宗百川作中流之砥柱其適與走趨之
之詳與其從元戎十乘之游輝光自近孰令在
之數穹壤攸同暄冷未齊霖潦將作伏乞俯從民
太和

與福建柴運副

風憲一臺

歸於正豈

復與驅馳載惟幸會之深

莫喻忻愉之至某官刑於太老成莫刑挺松栢而後凋

抱圭璋而不琢承宣淮右

之言入覲明廷嘗建

久長之策所以不推愛爰命

嘗中於機

會薄物細故不登於簡書眷言其之可莫若國家之重
然居糾繆繩愆之任則無服讒蒐惡之諷方乎之遣發大
臣景仁深陳其非是邢惡之追窮往事允論其

不公於大雅之寂寥俾善類之安輯意已俗難異言

某旣疇昔之依仁矧繼今而受令願言終教吾之全歸

與福建陸提舉

功名富貴不知幾人儒雅風流自有定論當致後生之敬
豈云屬吏之儀某官志古而通今方中而圓外詞章近於
大雅議論接於前聞及從南渡之老成不數東州之輩行

餘輝映物有晉七賢之遺風數語名家非唐諸子之末伎
是宜次元鳥生民之作薦園邱清廟之休而乃袖手旁觀
用心更苦退老鑑湖之曲與世相忘行歌蜀道之難令人
太息萬里來歸之晚群公迎勞之勤胡然湖山忽已歲月
雖所臨之幸甚將有識之云何某志在從遊乃今受察十
年始見嘗有感於斯文一紙自通輒遂忘於不肖

與福建錢運判

爲貧擇祿幸察於寬朝同正置員獲依於德寓忘其恐懼
繼以歡愉某官老成典刑儒術潤色自昔連萼世有令名
於今薦紳孰爲先進荐揚華貫甫直禁林方濶步寵光之
時乃遠懷流俗之外自攬湖湘之轡復還閩越之轅清風

彌高善類太息然而弭伏澆訛之習布宣寬大之條若有
隱憂不事表裸雖周王人特序諸侯之上居之甚謙有漢
刺史不察黃綬之風欺者豈忍眷此意之常在當古人之
與求其昔嘗侍瞻今在按撫願言終惠式俾依歸

與西外知宗

誦玉牒之名講聞甚久間會幸之 欽慕惟深晚得所圖
逝將旣見某官出於帝系及見老成人物典刑可想承平
之舊才猷蘊籍固宜宦達之難 嘗得之士友之間而與
聞於議論之末薄物細故皆有定 數日閒居他無情色
宜爲宗盟之率以顯邦家之光永惟維城之所以強周下
逮磐石之所以安漢上實念此今以屬公某 知書意粗

好問學毋於前輩願在下風矧惟謀食之家 眷依仁之
便以累年瞻望之弗及受教可期 平日見聞之未嘗悉
心以聽

答桂陽趙守

交贊閩山幸徹名之惟舊問津湘水將觀政之有期辱賤
翰之先施紆風猷而增感某官宗盟領袖朝路羽儀典刑
蓋得之前聞事業未量其遠到温恭爾雅在二南公子之
間樂易宜民負兩漢循吏之選永惟昭代克壯維城大連
十州小乘一障以固磐石之勢以綿瓜瓞之祥眷言賢勞
越在邊瑣有 書生而繼此將輿論之謂何如某者筮仕
匪多才賦甚拙徒以諸公久憐其家食遂令一介嘗試於

邦條欲其蒙成可不終惠方剖竹合符之始采切凌兢惟
其棠所芟之餘尚堪憑藉

與湖南潘安撫

時

燕及庶邦實恃元侯之重瞻言當代誰如舊德之尊乃以
諸生來爲屬邑心獨自喜口不能宣某官以大雅之英得
中庸之學歧彼群老嗟其百年自昔聲名非故國喬木之
謂於今輩行在中流砥柱之間永惟衡嶽以南荆州之鎮
荒地弗治欲稍如閩浙之區足兵何先正急此湖廣之賦
孰爲二者之善計以副九重之至仁於以煩公蓋將託國
有如樸櫟亦預驅馳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下之不
能及期會簿書之事爰從初 良有後憂 未

安仰 緣幸會忽過所圖逝將聽警欵以自寬抑
守而不敢 憐拙學乏由求從政之長庶俾愚蹤
譏之致

答楊知錄

地方千里豈無問政之人天各一涯未有納交之日遽蒙
朋翰良慰面墻某官以湖海之豪擅 之譽由淵源之
實學出文字之緒餘閱過千帆不作積薪之嘆功收百戰
益知游刃之才蓋有志於淑人亦何心於試吏永惟舊郡
粵自熙朝與計偕者間歲有之能宦達者於今罕甚文物
不競國風所關不資先進之賢曷振清流之望 其弗友
迪以多聞固假守之急先亦 居之 嘉賓可式庶幾

多千木之風獄市所容奚上問至公之道

答鄭教授

不圖行李遽辱華牋以高誼之相先知衰悰之不敏喜於
既見誠無異於菁莪之詩愧在後來恐未免有積薪之嘆
某官汲古之學濟時之才藹然桑梓之評籍甚縉紳之譽
循次而進宜在衮衮臺省之間有懷不伸尚爲青青衿佩
之伍雖名教之可樂而師言之不然顧此面墻曷堪乘障
聞風而悅乃於此以定交寡過未能宜如何而加教徒藻
飾之已過會切磋之不聞倘未瘳官尚可及橫經之日庶
其問政幸無如傾蓋之初

答桂陽王教授

益祥

內交邇止曷勝借助之私辱贈勤斯乃見相先之誼未知
所報已足自寬某官學造淵源文有根柢以其邁往不群
之氣見於嘗試已効之間露學校之一班輒先課最對闕
庭者千數獨以昌言即初筮之已然何究觀之不可顧如
假守於此依賢乘障實難面墻是懼事多踰度孰如既見
之詳學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須衆智以迪微明載窺
正始之音殊識起予之意不有師儒之託良繫民心尚資
經術之餘以飾吏事

答桂陽吳贍軍畿

思先正而不見雅有典刑以平昔之所聞今爲僚友方將
分半席之共事 貽朋緘之過謙雖以自寬未知所報

某官汲古之業濟世之才淵源所漸接嶽麓再傳之緒指
顧而定成桂林三捷之功雖文章不露而世已驚然禮義
無愆而人何恤徒以同門之故肯爲筦庫之官悵此風之
缺然得吾黨而幸甚矧惟乘障憂在面墻撥煩攸難寡過
則未事皆踰度孰如既見之詳理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
政惟求助奚止納交以先辱之勤斯知遄歸之邇止可與
共學儻惟嘗事洙泗之間不卑小官則豈但爲趙魏之老
行以爲請言不能宣

桂陽謝宰執

起家爲守會何勞能便道之官徒以貧病雖君恩之不冒
皆廟議之獨憐竊以自昔大臣加惠多士凡待以晚成之

器則養於煩使之時功如曹參才若賈誼開清淨之道必去齊而後能陳治安之書非渡湘則弗克矧惟此意施及中人自非偷安寧不感慨某官以毋我之學成代天之功一紀於茲曾莫窺其愠喜百工所職初不失於重輕乃如疎愚尤所幸蓄雖嘗試之不効而作成之有加某敢不佩服深仁圖惟薄効倘報三年之政遂及終更苟有一日之長敢忘大造

與湖南張運判

續

三館題名誰非後進六條問事日有先聲凡同衡嶽之盟悉仰皇華之庇乃如獨喜則倍群瞻某官當代典刑本朝經行卓爾達尊之德藹然爾雅之文方獨步於英躔已遍

儀於清貫富貴利達不知兩蜀之幾何議論風流當自三蘇而至此是宜次元鳥生民之頌薦圜卹清廟之休胡然江湖久矣歲月還駈九折流俗以衣錦而爲榮閱過千帆善類於積薪而加嘆萬里來歸之近諸公迎勞之勤豈外計之無人况裏言之有味推之在昔多收歲晏之功意者由今竟爲海內之福某以空疎之學當凋敝之餘每事面墻所憂末路孰謂夤緣之幸迄應慕用之私自其初筮以微名亦旣終更之知免然而願言受業會未及門與學省之青衿摩挲石刻及天涯之白髮奔走學 永惟修敬之併誦屬心之久倘辱以書生之故不宜 若責其

則有餘罪

與衡州劉守

進謁賓墀圖納交而弗果分符郡寄欣問政之有鄰爰修
使聘之儀以篤邦聯之敬某官絕人德業康世才猷有聞
無聲擅圭璋頤叩之望何鄉不可見淵泉溥博之功謂宜
上廟朝論思獻納之班何獨宣湖海豈弟和平之化方當
綜核尤重外庸蓋國家所以進賢而皇上於焉注意况江
亭遺詠邦君實王佐之才且柳岸瞻言刺史有巖廊之具
永惟自昔是用煩公將期年報政之時奉尺一賜環之詔
若某者空疎未學齷齪散材乘障何堪面墻是懼譬諸弱
植固欣依松柏之高正使澡身猶慙厠珠玉之側佇誨言
之惟服倘官謗之可逃同寅協恭非一人之私義比小事

大尚徃昔之通規

與郴州丁守逢

一星於茲久不造下風之請百里而近今乃同與國之盟
即其講德之詳重以納交之早心獨自喜書不能宣某官
學本六經才兼數器每懷徃事欲收南渡之功名若論後
來不數東州之輩行越在外服竟無裏言宣勞益自於青
衫養望殆幾於白髮陞華延閣盍歸西省之班服美長淮
乃掌北門之管胡然自詭復此遐征避名湖嶺之間用意
市朝之外令人高仰舉世誰如若某者疵吝之餘空疎如
故冒來乘障憂在面墻不圖雅故之交而托撫封之近屈
公於此將物論之云何知我者誰亦已分之幸甚何由隙

地之遇薄叙小邦之懷滕間於齊楚之間盛衰則異江別
爲滄浪之水源委攸同撤名之初歸德彌切

謝潘安撫列薦

舉最有三罔功第一雖未嘗於推擇終日切於依歸伏以
蕞爾桂陽已非古郡析郴置縣與廣爲鄰周職方之所未
聞漢刺史之所不察蓋厥壤處諸華之裔而其君視大國
之孤嘗因壁記以泛觀自升軍額而枚數中興至此凡六
十載之間善狀爲誰纔一二人而已間或收効於毫髮曷
嘗掛名於齒牙未有當路爲之同辭刻章至於專達越在
他邦之上突如今日之榮豈無賢勞堪此寵異昔方岳考
績於僉言以見公春秋予人至特書以爲貴倘凡流而與

此將公論之云何如某者才不逮中學非適用早嘗困於
鉛槧晚但謀於稻粱豈謂誤恩遽叨假守意所勇敢動違
小吏之規理當便宜輒束拘儒之見徒勤無補將罪是求
矧惟郡計之空重以歲功之薄欲罔民而何敢懷言上以
無由惟有再三以乞憐庶幾萬一於免戾居常自謂殆非
巧宦之宜爲已乃不然竟以拙誠而見錄某官當今先進
薄海達尊覆護諸生不遺餘力扶持斯道如有隱憂每於
衆好惡之言獨有公是非之意始以致曲將如萬折之必
東迨其旣孚則併一談而弗破遂令庸陋亦被甄明某敢
不更體深知益堅晚操處非其據幸而轉敗以爲功歸潔
其身當務以退而爲進

與湖南沈安撫

樞

大邦維屏眷言衡嶽之雄元老壯猶簡在甘泉之舊先聲
所暨郡聽已孚連十國以相歡獨二天而尤幸某官居今
大雅當代達尊風流蓋接於前聞績用莫詳於已試世方
倚重儼然綺里之衣冠人忽爲危閱盡翟公之賓客雖三
已而何愠無一辭以自明上獨知心晚將共事况民庸之
愈偉會物望之誰如嘯咏東嘉粲廛間而可數指麾鄂渚
寂井竈以無譁爰進陟於西清尚來宣於南服求之輿誦
謂歸袞之奚遲撥以比年宜召還之相繼蓋有定論豈曰
遐征其甚矣面墻於焉乘障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
當便宜或束拘儒之見徒勤無補將敗是求豈期末路之

難乃有萬間之庇顧惟列郡共瞻周使之光華孰與諸生
嘗近魯侯之色笑其爲欣忭實倍等倫

賀周左相

伏審對揚大號晉陟上公宗社寵嘉華夷震疊恭惟某官
才足以緝熙於天繹學足以潤色於皇猷自秉國鈞獨行
儒術許身衮職則近古社稷之臣借魯布衣如久要平生
之友至於一意孤立三辭彌高於人情之已安以世道而
自任適時其盛親承二典之都俞臨事加詳人明九變之
憂患以其難進之節定此非常之元是以簡在帝心託之
聖子其盤之爲舊學未嘗入總於百官鄴侯之爲宗臣蓋
亦借煩於四皓孰與早翌儲闈之善晚陪神器之傳於以

山齋文集 卷十四
嗣萬世無疆之休於以起先王未有之禮弼諸昌運度越
前聞永惟載籍以來鮮出勤勞之右如某者不足比數最
蒙保持每 綸告之四馳喜福等夷而百倍况每蒙慰藉
有周南留滯之詞而迄值亨嘉在沔水朝宗之數輒因賀
牘併叙感悰 傾之私敷宣罔既

賀留右相

恭審渙揚大號晉陟中台以薄海之具瞻知本朝之永賴
共惟某官蔚於雅望度越前修明允而寬慈精微而廣大
德兼衆美在伊尹惠夷之間學貫群儒無程氏蘇臣之辨
若論行藏之晚節則明義利於秋毫自其厥直於甘泉亦
既見思於宣室而乃越在外服殊無裏言獨上簡於帝心

迄共圖於邦采永惟論相粵若淳熙弄印十年曾缺員之
弗補致身二府必詳試而爲真率以序遷誰其特起名從
帥闔謂見大夫之無人擢貳樞庭出諸君子之不意訐謨
屬耳績用藹然遂由同列以先登竟與舊勞而並命昔有
因夢卜而見用世曰宜哉公不以日月而爲勞事適類此
矧屬壽皇之高蹈欲傳神器於初潛斷自淵衷托之聖子
可謂千載明良之會兩朝社稷之臣廊廟爲之光輝華夷
爲之震疊某嘗瞻英衮及聰明綸累洽重熙何幸值九官
之盛至愚極陋庶將安一介之私

賀王叅政

召從外闔入告嘉猷擢寘上宗晉叅大政恭惟某官受天

間氣爲世宗工粵來修門以踐禁嚴率本直道而聞海內
每陪國論持平於左右大夫之間及沃上聰致戒於君子
小人之際仁必有勇知無不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
圖於宰事蓋冊書所紀亟稱節誼之閑然世道相違鮮值
明良之會永惟前代孰與熙朝嘗於疇昔以觀人不待急
難而求士慶歷全盛則范韓四傑之爲元祐清明亦劉呂
諸公之故徒以行藏之節初無夢卜之符有如下風無愧
先進矧屬壽皇之獨斷欲傳神器於初潛亦旣多賢能堪
大計先定朕志雖僉共於詢謀素高此人乃卒煩於調護
可謂非常之寄托
泰道方亨宜上體明仁
之義故但申於賀幅不敢布於私衷

賀葛同知

大號之敷元樞攸寄宗社於焉增重華夷之所具瞻某官
天下達尊生民先覺才濟其美可謂故國之世臣行歸於
周不忘平生之久要至於善藏諸用自牧以謙本其視韓
魏歆然之資養其過孟賁遠矣之氣利惑而不動位尊而
彌恭與人同功則急所當先之義下士折節有施於不報
之仁蓋昔或以一長而過人而公乃兼衆善以名世足以
任重穆乎師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兵本况其
盤之爲舊學初無說命之三篇鄼侯之爲宗臣亦藉商山
之四皓未有早翊儲闈之正晚陪神器之傳寵光獨隆載
籍鮮儷必有非常之報稱又將不次以登庸某久辱下交

最蒙異顧附青雲而後顯慙非士君子之倫藏尺牘以爲榮徒有兒女曹之感

與湖南監司賀冬

觀臺以望日增一線之功衡岳而南天與九州之幸皇華所庇福履攸同屬乘障之有拘欲稱觴而靡及某官當今先進薄海令名以宣慈惠和之資膺咨度詢謀之寄將明主德旣孳育於群萌對越天休斯朋來於丕社允在具依之列咸輸善頌之誠寧復久居鴻鴈劬勞之野定應亟入騏驎供奉之班

賀正

六轡驅馳閔勞使指三朝圖籍趣會王正連十國以蒙休

并一談而稱慶某官達尊之德爾雅之文議論蓋本之歐蘇風流尚想於王謝道關交泰旣上當君子之亨義取觀願宜明享聖人之養聿新歲律茂介春祺某最被深知尤虔善頌越在外服雖頌花客次之無由幸爲諸生將摯菜師門之有日

除提舉謝宰執

旌之邊瑣畀以使華已弗理於專城將何施於列郡雖極矜憐之感曷勝慚愧之私切以蕞爾桂陽介在湖嶺中興至此凡六十載之間善治爲誰纔一二人而已率皆久次然後序遷未有輒爲當路之聯越在他邦之上重念某疎愚如故衰惰有加徒緣知己之多亦忝牧民之寄惟其迂

潤初無文具之可觀或有便宜正恐官謗之不免及此殊
渥曾未前聞雖幸拙誠見錄於清明之始但虞小量自顛
於盈滿之餘以寵爲驚未知所稱某官弼亮三聖整齊百
工秉國之鈞自具瞻而下逮使人以器嘗易事而兼容故
所甄收及於微陋某敢不更堅晚節上體深知平易近民
以將明於隆指劬勞安宅庶補報於秋毫

與交代張提舉

不能勝任愧見旁觀何至乏人濫爲嗣掌矧嘗受察以公
叔而同升竟復蒙成荷子文之必告積此私感難於具陳
某官大雅典刑故家文物造微之學至於殊塗而同歸正
姑之音可以一唱而三嘆所宜路門委講詞掖敷言可使

書生不立五經之異庶幾帝制尚追三代之風方當歸報
而停驂姑自總銓而寄政某最爲晚出辱在後陳周雅肆
三偶值勞還之日蕭規畫一遂爲代匱之人敢論伯仲之
間但有子孫之託

謝沈安撫

爲十國之連治無善狀假一封之傳寵有誤恩雖庇賴之
如初而僥逾之已甚未知報所誰實使然某官多士宗工
吾君舊學如周保傅如漢老更輟從清禁之班昇予中權
之寄自其分閫曾未淹時五嶺衡山藜藿不採三江彭蠡
舳艫相銜凡昔謂之盜區乃今歸於德寓粵若藩宣之衆
矣誰如威望之巋然雖二老盍歸而此豈久居之地然一

夔已足則他皆不置之官矧如某者竊爲稻梁濫分符竹
方恐嘖言之未免豈期最課之已聞竟因借勢之私輒備
聯事之數自知甚審公論謂何與文子而向升詎敢衡陳
於先進喜樂正而不寐諒惟辱在於諸生聊布謝悰他圖
幸會

交割謝沈安撫

除目何因必有蒙~~戎~~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嘗
試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問可期某官年高
德劭實大聲宏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乃
砥柱之在中流正虛當宁之懷聊借上游之重昔者高宗
之思舊學光武之訪故人恨不同朝與之分國如公聞望

視古等夷方兩地之闕員必九重之深意某從游最久聯
事奚堪以乘障之未能而察州之豈易無專對四方之具
自視歉然惟元戎十乘之依願安承教

交割謝張運判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嘗
試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問可期某官特達
之資後彫之操績用莫詳於已試風流盖接於前聞老成
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如砥柱之在中流方虛
當宁之懷暫借外臺之重自其弭節曾不厭時五嶺衡山
野無曠土三江彭蠡步有新船以當路之誰如宜他官之
不置如某者依仁則可聯事奚堪雖駮乘以甚榮而面墻

之加懼不能專對况詢謀爰度五善之難何以克終惟直
諒多聞三益之助

答郴州丁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雖同功一體且不可以偏施况從事
獨賢抑奈何而倒植有來謙問徒厚慚顏某官一代之英
萬夫之望蓋大雅典刑之攸屬將中興勲業以爲期定交
學省之初聲華甚早出守邊城之上羈阻畧同屬茲兩郡
之彫然重以比年之歉甚動有契濶相爲隱憂滿紙細書
凡欲言之必盡汎舟相繼靡爲惠之不周粵從魯衛以至
今會謂湖湘之得此遂令不敏亦苟無虞每也伎窮念安
得廣漢以兼治胡然課最顧乃令雍齒之先封相公論之

云何懷自知而甚審謂我宣勞而弗遜因人成事而無言
雖則善鄰可想見貢公之喜至如將母亦嘗聞子厚之風
積愧之多臨書罔旣

答道州趙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揆之愚分豈無愧於積薪意者德鄰
嘗有心於推轂粵來謙問益感衰悰某官大雅不群成功
可紀本其素履有嗟兮麟趾之風試以專城殆筦爾牛刀
之戲期年於此績用誰如以頌聲載路之傳宜召節自天
而下如某者學非適用才不逮中曷堪一障之乘徒藉餘
波之及遂令不敏亦幸苟安鄙以下而無譏自知甚審鄭
有功而見後公論云何尚期未替於邦交庶幾可明於使

指會言伊邇屬望惟深

與湖南范提刑

仲藝

寄旅不居過家蜀道師言未穆弭節湖陰夫人以引去爲高吾黨以留行爲幸矧如聯事昔在從游某官經明而行修宇定而光發以中庸大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文奄有衆作周行斯久譽處誰如徧紬石室之藏分治天官之目上方鄉用胡自喜於懷章公固倦游然重違於追璽永惟先正名滿天下亦越太史動合古人時則有若熙寧元祐之間位皆不過學士諫官之選惜者舉世至於渡江巋然門戶之存籍甚弟兄之望猶未大用顧且遐征四方典獄之官於今不乏故國世臣之謂舍此安歸某空

疎如初衰情已甚自別脩門之後浸亡當世之交會謂盍簪於焉乘傳惟無補一毫之故人其謂何乃有來三益之期天實爲此

答王簽判

貴名方起誰不納交暮景已侵胡然辱贈豈左右之過聽以徃來之游談否則好謹將以成大顧此道之不作當古人而與求其官學足以逢原言足以行遠博極百家之說斷以中庸奄觀三變之文歸於爾雅如迫逐功名之會則從容議論之流嘗試緒餘蔚爲舉首况乃占五緯蓋荊州分野之祥而其應三魁皆嶽麓同門之舊天無虛象事未前聞永惟興宋以及今僅見聚奎而有此信如公等端爲

時生曾謂陳人可堪華問某方恨盍簪之無所不圖乘傳
之有期先之報章行矣拜况須乃留更僕盡聞他日之行
藏恐不俟駕車已繫吾人之消長

答長沙宋知縣謝解

譽處甚休計偕何晚聞之有識僉曰攸宜共惟國家之多
賢本於科目之取士蓋以遠大之業在於章程之不違招
徠之公甚於聲譽之兼採所思亦多新進少年斐然之作
不必能得故家舊族試可之才誰爲羽儀增重場屋某官
中庸之學爾雅之文奕世源流一家機杼士無知己固宜
連枉於有司人亦勝天豈能厚誣於君子矧如門戶屬此
弟兄蓋嘗聞乾道千佛之經尚未繼天
■三人之選惜者

有日意其在茲某偶因乘傳之來遂託

之舊喜於善

類上賢能再拜之書憂在瘵官無直諒多聞之友

賀范提刑

揆別吳門未知後會來宣楚甸乃與旁觀爰方拂篆之初
架甚盍簪之喜某官清朝聞望昭代典刑富貴功名雖今
多士風流蘊藉如公幾人蚤結聖明之知浸躋華要之路
過家上冢陳義固高攬轡登車須賢爲惡言念江湖之阻
嘗煩廊廟之憂茲惟祥刑可以弭盜苟吾使無訟用能鞠
草於園扉則人自不寃安得弄兵之赤子少屈以此過歸
有期某嘗託下風又聯小事平生久要誠知不遐棄之心
世事多違恐有毋疾驅之詔

答諸郡賀冬

十國爲連仁聲相逮七日來復福履攸同乃如蒙成敢不胥慶某官以縉紳先生之望爲五等公侯之尊政與時新旣於昭於永譽天惟民視宜茂介於鴻休過觀上考之聞即對遄歸之寵某相依幸甚善頌云何敢以景於南至去極漸近之占以爲剛自外來爲主於內之應

與趙安撫賀正

元年正月肇開與物之春同姓一家均被自天之祿乃如胥慶矧在焉依某官以當代之英作大宗之翰如晉二文而受彤弓之賜如武五宗而分赤社之封方茂對於寵光用亶乘於穀旦某幸聯小事竊借餘光喧馬盍簪遙想朋來之頌燕毛序齒宜遄天揖之班

與張運判賀正

元年春正月式會乾初名卿材大夫宜居泰內乃如胥慶矧在同寅某官累朝故家多士先進以道山蓬萊之舊出董計書以國風雅頌之流下行吏事方亶乘於穀旦將茂對於龍光某偶托下風每資餘潤豈徒使騁致憶別之雙魚所冀工歌聽勞還之四牡

答郴州丁守

見面未見心昔尚牽於毀譽同功而同過今乃得於戚休永惟世道之相違大抵交情之不篤苟如失意即杯酒以相讐借曰故人曾綈袍之足戀孰有惟鄰之厚見於方事

山齋文集 卷十四
之殷况復蒙成遽先濫賞公固察此有分財自予不以我
爲貪之風人將謂何益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之類幸而
論定竟以功遷是特九五知人之明與夫二三執政之力
曹卹未見人皆多季布之賢狗監不言上必重相如之賦
何卑謙之已過謂竊誦之云勞無故得之不勝懼甚恨其
人來謝初非求安世之名好以事爲功正恐獲高止之罪
願言深戒庶以相安

賀劉殿院 光祖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高明有融
中立不倚學得其要宜在四科之間論歸於平不致九流
之辨而又養以靜重發於謙和自肅朝端益隆物望往者

一臺之長取諸三院之聯蓋啓沃帝聰必獻納司存之久
而維持國是宜名實上下之孚豈曰序遷政惟衆允矧屬
清明之始方須是正之賢疇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孤
立一意公素有埋輪之名爰舉宏綱以聳群聽行述百年
之憲遂躋三事之班某辱在下風頗蒙異顧雖上體朋亡
之義不欲自言至荐叨器使之恩敢忘歸德

賀林察院 湜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方棘闈之試士豈無周行以烏府之
須賢曾不竣事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薄海令名當今
大雅以運量不窮之才而養以靜重以正直無偏之操而
發於謙和雖未結於主和固已孚於物望永惟國勢莫重

臺綱何近事之不然而缺員之弗補孤立一意公素有埋
輪之風疇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除書所播群聽無譁
某早辱下交最蒙異顧平生自附固深知久要之心泰道
方亨宜上體朋亡之義

除運判與交代傅提舉

伯壽

逸蹟周行辱爲後進觀風漢部愧在前陳雖忻道舊之有
期亦懼告新之無狀靜言久要欽遲肯來某官學優古人
文妙天下以大學中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音
奄有衆作科名甚偉譽處誰如徧紬石室之藏分治天官
之目爰方鄉用胡乃倦游永惟先正徇國之風不數宣和
在庭之士忠孝奕世莫盛於一門出入三朝未離於五品

士方太息公以遄歸某瘵曠之餘覆護何幸况尚聯於小
事而近託於下風然陽子之去春陵遂著壞麻之節而賈
生之對宣室訖蒙前席之知恐公此行孤我所望

謝宰執

擢居刺舉方忝攸司就畀

安所部固已見大造保

全之意或者資晚學嘗試之能伏念某語道茫然涉世疎
甚意惟竊祿以爲暮年餽粥之謀勢可投閒庶遂平生筆
硯之樂豈期遲晚乃際休明起十年家食之人拜三命踵
來之寵分符共理信撫字之徒勞乘傳察州於建明而何
有矧今漕事絕重他司督九郡之民庸餉三流之禁旅承
平旣久不出數端所當取之名中興以來未免一切不得

已之政况地控湖嶺俗雜民徭正須通變之才以權損益
之術有如無似深恐不勝某官盛德愈恭虛心並受以其
便於遷徙庶免新故迎送之勞以其習於見聞或得利害
廢興之實遂令庸散倍費生成敢不博詢所長仰副茲選
邊鄙不聳雖無軍旅之興之憂銜轡甚寬庶免煩難見短
之責

謝侍從

備數監臨缺然補報陞華餽運益不自安靖惟宰之由
端有裏言之助伏念某庸疎已甚迂濶奚堪少所爲燈火
之謀大不過稻粱之利偶緣場屋之困嘗錄於宗工遂免
州縣之勞浸陞於臚仕今已過望他無覬心凡其竊祿以

妨賢特以便私而畢志不圖殘枿晚多雨露之恩所恨罷
駑終乏風沙之力矧此湖湘之寄久爲江漢之宜得通
才以膺隆委職在辨護則有遲鈍不及事之憂謹當激揚
則有姑息以愛人之患持是書生之短責其吏事之能處
非其宜懷以爲懼某官言爲國是志與人同苟聞有時輩
之名則取作朝家之用乃如愛蓄尤切吹噓某敢不知所
感興勉其偷惰雖無補秋毫之具安能及人然未先朝露
之年敢累知己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

筮言穀旦蒞止崇臺便道之官不待上漢庭之計入境問
俗已來宣周隰之勞先聲所孚群聽咸若某官器愈大而

能受才無施而不宜欲請長纓宜雲霄之可上尚分半竹
胡州縣之徒勞蓋其老成而上益詳於試可果煩
以四方之典獄俾洽乎累政之深仁問平反幾何人豈特
庭闈之喜得參錯十數輩當知江漢之寧某阻自運車欲
馳聘介以浙東西之雅故晚更知心於湖南北之司存今
當取法

賀留左相

孚號斯朝正名台極兩宮嘉與四海榮懷恭惟某官德盛
而禮恭功大而心小誠身有道非聲音笑貌之間事君以
忠在期會簿書之外自持國柄益叶師言至於散植壞群
而無智名哀窮悼屈而無德色燕及憂隱薰爲豐穰於以

成正始之風於以答重華之意爰被殊常之眷竟膺虛左
之求夷考前朝蓋有不備官而專美乃如近制率嘗與次
輔以同升舉世翕然惟公宜此某辱知最厚頌美尤勤况
未免於驅馳尚有煩於顛恤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
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托名於不朽

賀王樞使

疇庸左轄正位中權渙號之孚群聽惟允某官直方以大
中正而通德雖盛而愈恭義可爲而必勇功名自許無愧
社稷之臣富貴不渝尚餘湖海之氣自叅大政益展壯猷
苟利公家寧顧便文之計務先天下不知折節之難於以
成正始之風於以答重華之意爰被便蕃之寵進專宥密

之司聞之師言久矣上意蓋小宰若今中丞未曰柄臣而
大尉爲右丞相厥有故事將以託國豈惟本兵佇聽文德
之麻以祚中興之運某辱知最厚頌美尤勤况未免於驅
馳尚有煩於顧恤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
書深刻之傳或托名於不朽

賀胡叅政

擢陪大政就翊洪樞二柄同歸四方歸重某官才全而德
懋實大而聲聞尚友其人皆前修之輩行事君以道必平
昔之規模永惟絕俗之資豈有格天之業宜簡知於睿主
遂夾輔於昌期而况瞻言坤維代有人傑范蘇二氏緝熙
元祐之休雍衛兩公弼亮重華之盛以是邦之問學知今

日之訄謨若乃大明生於東伏群陰於將旦九河注之海
屹砥柱於中流則在公身尤闢世道某側聞渙號倍激懦
衷雖深知久要之心而敢犯朋亡之義愛之莫助有懷未
免於感興老矣無能所恨不堪於驅使

賀卹侍郎

顯承天寵晉貳地官渙汗之揚師言惟允某官清朝偉望
昭代英才風人二雅之文皆有典則方伯三監之効益出
緒餘頃從畿甸之聯來定曲臺之禮凡所建白色動冕旒
立皆施行功在宗廟矧是遠交之好誰如專達之才豈煩
使之徒云將寵光之狎至求諸掌故在此勞還屬省禁之
缺員宜周行之循次上方弄印調見大夫之無人公未入

疆出諸君子之不意徑從絕域遂扈甘泉以睿簡之彌勤
非民曹之可久某受知最厚贊喜實多公論不誣猶曰用
賢之晚交情所屬政惟行道之難

上嘉王賀冬

鳴鑿順動舜禹交歡鏤玉崇成姜任胥慶亶惟元子對越
昌期宜膺萬福之同允屬一陽之始恭惟皇太子大王仁
由天授學本聖傳語及三宮亟見津津之色講聞六藝曲
垂疊疊之聰惟有德以彌新將以剛而俱長哀時丕祉爲
國元良某辱在隆知可無善頌今夕何夕當觀乾健之潛
藏雖休勿休更玩震亨之修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宋陳文節公文集卷之十五

後學 海昌陳世修

同里林上梓

同校

手書

與王德修

伏承歸舟解纜不勝瞻依之至人生不足把翫一別輒數
年能復幾別令人愴懷惟學問同源在彼猶在此也前輩
所謂野色更無山斷隔天光直與水相通足以自慰釋耳
某還家才此數月觀書雖不得如台山靜僻然亦有緒左
氏課日趣就候書成萬里相寄兄亦當終我易傳也大抵
周禮古文尚書三代之法存焉讀者未易造次且如禹貢

州末繫河先儒固曰運逆三於青州達濟揚州達泗荆止於南河雍止於西河則以爲

不知此正裴耀卿

節給轉輸之法不以江人入河不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

賈誼云漢都長安而以淮南爲奉致輸非是豪傑

之見畧與古準牧誓千夫長百夫長之下言庸蜀羌髻

微盧彭濮諸國何也左氏謂蠻軍不陳蓋無預於三軍

之以待令者也杜氏於春秋晉人姜戎一義亦得此意今

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祕書且以爲權道不知常平

乃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糶

斂則增價糶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爲解後

人遂以周禮耳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野有餓

莩而不知發今又作益食貨志作斂是也載師所征稅或二十而一或二十而五自漢來諸儒因此疑周不純用徹法亦輕重非二等是又失之不考凡征於載師皆非謂在野受田之民率士官賢牧所食公卿大夫王子弟采地耳凡此其收之民則什一也而自以其租歸公上則別以厚薄勞佚爲差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此冢宰所謂邦中四郊稍甸都鄙之稅與萬民九職諸侯九貢各調度耳漢律諸侯王自有少錢亦其租之所在也

答潘叔昌

周禮妄意熟讀豈敢言他委訪綱領闕然自失往年薛常州先生問天官一編參之漢氏自宮衛分領光祿衛尉府

藏分隸司農少府一官分爲數卿天子之奉又皆爲私錢
之屬王后世子各養於寘宮謁者奄官亦散他局此紐一
解未易操制隋唐之際殿中監內之吏作矣古人制度豈
容輕改竊意天官而下徃徃盡然左右抄拾漢晉以來下
及五閩官制幸以薛常州之意一一尋繹得其離合切告
條示亦欲共講之爾

與吳居父直

某賤不肖其所與游皆田野布衣儔類之士未嘗從王公
大人之後蓋謂之貴倨不可就見况敢望其即我哉來京
都足下獨造窮巷夜門而賜見焉其行不以車馬其謁
不以爵叙其簡牘不以記凡所以加乎賤不肖者顧王

公大人不能得之於其門弟子乃今愧昔甚矣小人之懷
厚誣當世君子也蓋聞之化於貴公子見之外戚立
傳自秦漢始王道之行壹之爲此也將有繇然者

矣君與相急士於其公貴家蓋爲於其私而一介之

士無遺焉則國欲無治不可得也矣一而關風俗係治

道則豈僕私幸亦豈足下之私爲德不肖誠謂非僕

私幸且非足下之私爲惠也寵光之未戒今之不趨宜

弗之罪是以敢遲遲而徃也雖然施有所不報扣有所不

答將以成其人之賢名而陰觀其向背戰國諸子爲之孔

門無是也僕雖不肖敢不謹於禮其將擇日戒拜賜於

下風

與林安之

中間作懿仲書極欲如吾安之二三臭味脫去鄉邦來客
山國庶得淡中之腴尋承已過巖下良用缺然安之飯之
粗足亦屑就何耶僕久厭此如沐漆解去無由耳比來新
昌亦欲漸與人疎稍回鞭策自警督視家居良爲未便然
每念呂后劉歆輩視張子房楊子雲真白苔者要之兩翁
意未易與兒女道故雖未便樂也安之乎子真知味者南
坡茹菜動踰月無憐色與友生語率不十四五相唯諾惟
吾安之有聞如響天姿如許加之小自警督當入張楊會
中謹勿爲劉呂輩以兒女語相甘誘落身杯酌間某無過
人但知非輒深悔恨亦漸去舊習矧如安之相愛之篤不

知其言之苦亮之否

與鄭景望少卿二

拜違誨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游半
年平生氣息爲之遲緩推挽之賜何敢廢忘中間託子之
命仰見盛德簡在宸衷可爲天下賀簿書之勞非所以溷
儒者比來轂下傳聞傳謾詳密不見端 私人慰釋雖然
百九元書蓋期望不但此愚見偶合故未敢深喜也百九
兄屢不應書自敵已猶倦况違尊者乎又從縣 請祠爲
禮率直如聞朝論頗不相然臺符徑至殆非初心而得書
願欲一來捨昨就今或者胥失近知扁舟赴約計已全併
得此消息馳報千萬詳審勿使易來難去甚善甚望芮祭

酒僅及家易簣劉大著王詹事皆竟不療海內賢者相繼
彫喪令人喪氣張侍講方結主知忽刺遠郡呂博士亦悼
亡暫告未果復入年來所得師友亦次第渙散如此劇用
無膠職罷還家子親事益遠得御倘憐其不自棄而終教
之時賜尺紙畧去少褒之辭直下砭針則千里猶膝下也
拜違誨色忽復旬歲中間兩辱墜教一一具報後許簿報
書亦嘗畧布淺漏以求是正領令嗣書缺然不至左右爲
之歉然建寧附問又嘗以大賢推轂不苟之意爲請殆言
輕無效許簿亦不欲復以上聞焉爾垂諭得喪順正自是
天資頑頓不甚領會世間羞辱一事非敢以爲學力也見
性之誨敢不從事蓋讀孟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

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則學
力亦至矣猶以爲與孔子異然則士之任可謂甚重得其
一二以爲盡在是端不敢也或蒙索見前二書他有以警
策毋惜頻示何時扣繫臨紙惘惘

答天台張之望

始僕讀足下所著書心許之亦心疑之繫辭篇末輒畧去
世俗相贊稱語託古致規以觀候足下之志向深淺堅脆
其虛受我耶逝將與君咨其所已至者而講求其所未至
者其不悅辭我耶余豈舍之望者離未必合合未必相志
越期年足下果復携書已來且以先君子故弟之奇之遺
藁與其季氏所爲文十餘篇以相寵僕不自知釋然以喜

非特喜足下亦喜吾交道之不阿素心之幸見察也且足下之書其於歷代傳統正偏南北宜宗宜絕自漢晉以來諸儒去取異同是否可以立斷其於春秋三傳諸家章句孰得聖人意孰不得聖人意參互往復辨論務明白乃已要其歸大抵貴平而惡鑿不以私意傳公道若足下之學可謂博且篤矣入適於用矣僕雖愚頗好古道及其文辭凡今以是稱者未有聞而不慕慕而不求交者也况得如足下惠然肯顧先施而過賜之者乎宜一見顏色趨向已決然猶因請而後明逾年而始信甚矣吾未知足下之所歸也况足下容貌不能逾中人言語呐呐無以自表見卒然遇之庸常稠衆中猶若人也先儒之論正統者歐蘇張

陳數公皆已名世春秋之學至程氏胡氏義精矣今人固習聞其人而好尚其書然猶曰吾方有舉子事未暇盡讀其視足下書何如嗜古者不必利於今足下其知之歟以僕觀先君子書究其淵源益以樂貧賤尚志節爲家世然則足下宜知之矣誠知之吾冀足下之無悔也無悔於今必有傳於後吾所望於足下也雖然僕所望於足下者又進乎此矣足下偏親在堂惡朝夕之養卒卒引去有懷填然曾未究竟相期秋風不遠千里僕所謂咨其所已至而講求其所未至者有日矣僕雖愚敢不修飭以俟

與鄉守會仲躬

瑞安脚剩錢知蒙台慈除免甚厚又分給有次第仰見明

遠千里無益傳聞尚悉輸往年夏秋租將由省符抑漕檄也如漕檄度惟深仁必有以已之果由上來將何以示惠蓋積留而頓取之則昔日之奉今日之困會不如勿倚閣也明道先生嘗於新法中曲折便民蓋大君子不願法如何於其中爲致意則雖微惠猶無虐是道也非吏部將安望歟受知之深敢爾喋喋不以爲僭易將博訪所以爲便者嗣告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

切見熙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耆戶長壯丁承引催科之役至元祐間復差耆戶長壯丁法其舊以保正長代者並罷紹聖復雇役法再以保正長催科其

保正長不願就顧者依舊召募耆戶長壯丁以此福建路耆戶長壯丁往往與保正長並行不廢然其所以不爲民病者以其猶有顧錢也自紹興十年以耆戶長顧錢撥入經總制司窠名十二年又併壯丁顧錢撥入總制窠名由是江浙諸州耆戶長壯丁並廢惟福建諸州至今有之某照得福州官司檢驗緝捉催率勘會煩重之事必責之保正副大小保長而耆壯時時以縣司帖引追係搔擾夫役不給祿誠未易論然州縣曹吏日在官府猶可以繩檢謹詞之又不比耆壯散居鄉村爲寄編戶莫知禁止也以其短見宜如江浙間事例一切廢罷毋重爲民害亦仁政實惠之一端矣

答長溪王佐之

某無以愈人獨博交當代賢俊之心出於天然雖以之得
謗訕或相背棄不悔以此凡先生長者徃徃見察幸肯與
之游而士之好學者亦或過聽以爲可師友也而欲與之
游向者臺評云云誠非過當然初不知其中實無所有偶
然得此而遂疑其挾此以傲物也訟咎以來不敢復從群
衆妄出已見論事是非與人短長但杜門讀書不則熟睡
足下乃欲舍几筵之奉從我於寂寞豈非益其疾乎息陰
休影已出下策足下願秉燭而照之此某所以辭不敢也
因事懲艾當蒙亮悉然尊意不可虛辱繼此惠音不以淺
漏將必有以奉報

答林宗簡

下問甚善古人之不可見所以壞人心者非一端也受田
百畝皆足以自給嫁女無過純帛五兩無圭田則不敢祭
薦魚菽而已舉一隅則他費稱是而自喪祭射鄉器服已
上率數百家合力爲之每與一事間里共其勞以此皆農
夫也而其秀民得從事於學蓋二千五百家而後有序三
年而興之是謂草澤之士於公無廩於朝市無制其升於
國則異是其從公卿大夫之子匹學校者固有廩矣其市
朝固有制矣士之子恒爲士不敢舍而之他也漢承絕學
之後猶謹鄉教授之法而取士以戶口率不敢開游士之
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士者則四方之所共進餘皆品子

自國初以行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爲閩蜀
唐漢僞官者徃徃慕化從順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
牒身不重鄉貫以此得人而其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
變役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 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
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徧舉於是舉世悉
由於進士合四瀆之流爲一川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
野乎今其勢極矣度其變不遠上之抑揚闔關恐非人事
也

答朱文昭

書問濶疎未有似此別者然得之徃來人知讀書著文不
休亦足慰釋彼所貺字帖具審所論謨不少其意若欲續

史家之緒又極忻快未得 觀遙想增氣耳某窮日益甚
意思却不銷沮年來反覆古者與論當世之務頗覺向者
鹵莽思得故人共論此徃徃隔阻每一上心於邑移日近
到東陽哭呂著作墓又迫蕃叟弟塋先叔匆匆遄歸疲頓
不少且復休養幾時或能乘此暇日訪我仙巖之下何啻
百紙相煖耶西漢士大夫深厚其季奸臣擅國群盜竊號
而名卿大夫擇君而事之於是中興光武規模窄狹而士
氣薄矣晚來名節之盛要是衰俗一舉不勝散爲吳魏之
役率多喜功自見其不肯叛去者南陽一輩耳徃時嘗說
西漢無節義東漢有節義殆未深考孝章一變明光之政
漢祚遂微孝章誠可恨甘 不可裕後傳遠者夫抵明光之

爲也攝位古喪禮也蘇氏引之未當若周公誕保七年豈是事例魯隱當國攝云者傳從其初言之也

答遠舜丞

下諭律學極見詳博所欲著書無惜早下筆因以見寄前書云云正以方今功業當付儒者自建隆創業嘉祐守文熙寧變法宣政召禍其間盛衰何可勝道建炎諸賢堅立干幾紹興季年粉飾上已過獨慨然右克廣文聲之意而書生承紹類皆齷齪以至今日吾黨宜究觀大方深求則講求廢墜以興文物如來示亦將次第舉之耳不以爲不足學也

答賈端老五

去載蒙肯來相與於寂寞之濱荷意不淺淺髮齒衰改無復他覲倘假之年獲與士友共圖不腐於經術之餘志願足已閒居須課一書要當自古文書始踰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及通鑑可也益熟未知會期願言加愛別去殊恨匆匆以循陔之念不欲奉留然終不滿也左傳且熟讀見得隱桓以前僖文之際哀定終篇無慮三變綱目則成書舉矣其他依經爲傳文無虛發優游不迫而意已獨至蓋非二家所能及非一二面剖難以筆舌盡也懿仲諸友已決謀遷書院於先人壠下以爲來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春暮當奉約矣

蒙恩守壘交游借譽之力多矣幸甚以感讀左氏書頗有

條貫疏示於所當報已一一据見釋其左方有一二條似不足疑也若今年了此書開歲便可從太史公史記下手陳了翁云譬如緝麻忙復暫舍暇而續之自成長條不忘室銘纔就即附上應不但已也

近稍爲眼昏花不能苦讀書每客去則玩想向來所誦習自娛不足爲念也示諭看過左氏傳甚善疏問數條只是小小事目未是穿貫五霸之變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遷之不競與歷年多處未見着落春秋固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託史見義以五霸爲據案而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與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興衰窺王道之缺則戰國之周亡而秦漢出矣此其大略若夫精詳非

面莫究太史公書又以接尚書春秋之統相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畧與左氏同而不敢比擬春秋是以變爲紀傳世家書表耳何當合併共論其指

讀史記甚善然有猥駁竒恠之疑何也獲麟以後孟荀推尊孔氏明禮義之統紀二子死百氏益亂真老儒如浮邱伯伏生之徒區區於秦楚之際抱經自而其力不足以發揮前緒至漢六七十年間董大夫始究大業田何孔安國戴聖戴德毛萇並出各有所著而又未能合群

書爲一削其不合以存其合者太史談有意矣然六家之論猶崇老抑儒遷卒家學乃盡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董仲舒尚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間獨恨

不見毛氏詩耳蓋其融液九流萃爲一編罷黜雜論自五
帝紀以下盛有依據荀卿之後僅見此書耳其論五帝云
再蒙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書缺有間其
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
寡聞者道則所得多而自負亦不薄矣惜自班固看渠不
過妄有瑕摘後生公習遂成牢談千五百年之間此書湮
晦正賴吾黨自開隻眼不惑於紛紛之論謹弗容易便生
疑薄也老矣不能自白於後世常欲落筆少發所自識破
者爲前哲出氣因循未果近諸友爲遷仙巖書塾於屋西
偏今未就工後月足以奉盞簪之歡得三兩人相助檢討
便可了此一項冬間肯來同社幸甚

卷之十五終

宋陳文節公文集卷之十六

後學

海昌陳世修

同校

同里林上梓

手書

答黃文叔

三監班固說非是商都六七遷皆夾河是後東徙朝歌周
自岐雍興初務撫定凡東諸侯嘗爲商畿甸近服者皆命
之三母弟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
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基綿地廣不得爲邶鄘
衛明甚三監誅廢晉衛始皆爲諸侯蓋有管霍之地而蔡
嘗空置矣後以命其子仲其他則齊魯燕二三大國州牧

之境總之周南召南也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國
風而已江沱漢汝諸詩不言其封君甘棠雖美召伯而不
繫之召是時安得所謂十三國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
正變矣邶鄘曹鄘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焉蓋邶鄘
自別於衛而諸侯始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
公之世匪風下泉有若曹鄘然君子以爲是二南之可復
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豳終風以邶鄘嘗統治於衛
旣得之矣以其封滅不見於傳疑爲虛置之國且諸侯封
滅不見於經傳何獨邶鄘春秋亦無是不足惑也雖然以爲
周公封建之說則又不敢不告且周官封建自鄭氏汨亂
之而其書迄不見信於世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維其邊國

皆大國也故寰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爲中外之差寰外
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爲中外之差禹貢亦云五
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以一服爲率
正此說也鄭氏考之不詳輒以大司徒測地制域以建邦
國諸侯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是爲分地推之他書不能合
則有夏商三等周更置五等之說則有周公斤大九州之
說則有其半皆附庸之說則又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
大之說至於改定經文以七伯爲十一伯之類臆決彌甚
數說不暇盡論凡試以典命司服大行人司儀諸文考之
則封國三等至周公不變其小異者公一位諸侯伯一位
子男同一位耳蓋周末有爵爲公者必若宋杞而後爲公

周虞皆爲天子三公而稱公非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千里云者以每服相距言之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且周未有封公者則通一服之地小大國之多寡以是準凡爲侯伯毋過十二三子倍之男又累倍之其在經傳晉爲甸侯曹爲甸伯班班可考他如顓臾在邦域鄙無賦於司馬者何可勝數而附庸不與先儒以八州爲千八百餘國固繆以春秋僅有一百六十餘國亦繆僕固曰惟賈生最得其意自司馬遷以下徃徃爲經生所亂不敢不告也至如乘車之限祿食之等無足深言者且書不能悉計高明必有以推見之區

區所陳勿爲他人道幸甚

答陳同父三

某尋常人耳蒙老兄拈掇最早而晚又爲正則推作前輩行此二三年間雖不鄉進而交游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賜獨恨未及與晦菴遊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脉絡未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啾啾其間以辭害意失之遠矣老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徃還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着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

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
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
此朱丈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
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
賊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
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覬覦之臣二君子
立論不免於爲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安也以兄之奇偉
適不如樂毅論之迂濶朱丈之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
近是尚爲有益於訓乎且朱丈便謂兄貶抑三代而兄以
朱丈使五百年間成大空濶至於其間頗近忿爭養心之
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爲晦菴言之徒若犯

分也

自七月間病暑幾殆凡事盡廢蔡直之到關欲附數字猶
未能自強也瞻仰嘆故何可勝道專人惠書就審訊後尊
候萬福慰懌之至各年半百餘歲不過一再相問勞無由
聚頭又堪懊意也某昔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
諸人過相拈掇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礙人眼孔端
是友朋捧擁之過近來衰惰益見天道尚思而好安無復
更有他念來書方以爲課進豈以爲尚妄意當世乎然老
兄之論要是擷撲不破若得人之伏不免背去求一喜之
遇隨手敗闕只是侵砌鬪合工夫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會
與東萊語及非來復安得浸長老子極以爲然所不識亦

與來意畧同不然非劣弟所當言請置是事元晦徃復諸書何嘗敢道老兄點當得錯只是書中詞氣全是衲子當面棒喝之語不應寫在紙上一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特擇言語却乃信手添起後生胡亂模畫而元晦亦趕趣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爲修辭之難而輒進區區之見老兄旣嘆作附勢令人不敢再三且漢唐事業若說並無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勞切與管仲百里奚分疏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三兩分便有三兩分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却有全然識了爲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橫作豎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能廉纖自

占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蓋是忠愛然亦緣要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脫體蹉過此劣弟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初非有輕重抑揚之論也

自兩壻入館繼以遷徙少定欲遣人間應之報有意外之撓方謝絕人事無從問訊且道遠不詳本末無着力處但與老妻日夜懸念長吁竊嘆而已子約來言事已明白不隄小人甯中盡室驚喜嗟乎怪哉老兄直至此也天之生才不遇則亦已矣閭巷蟻蟲之徒時欲置之罪罟若非朝家以不殺士爲國是法令明具有司放手生事耶

兄當未易免禍吾輩平時每欲望人度外寬繩墨以便

功名之士由今觀之 士以此免不知幾人則議論誠難
事耳又况朋友滿世一旦有緩急束手無策若衰朽尤荷
親愛亦不過呼冤叫苦與坐視者無異即知老兄負謗負
累奔走鄉曲之急直是枉却舉此兩端方服前輩遵守三
尺不敢放開一線穩便話頭又居鄉如處女雖親戚在縲
紲之中或不營救乃是知時識勢非苟然也老兄數年以
來再脫於禍目今亦只得還他本朝學者轍樣將秦漢間
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未當其位屈着頭合着眼杜門燕
坐以養和平之福而已浙西別業稍有倫序漸爲擇鄉之
計尤所願望某腐生之說雖可厭薄然不到老兄之前他
誰敢言者急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自知罪矣幸

察至望

與王亞夫運使

某竊惟宋興之初藩鎮專命擁財以自封靡爰建將輸之
節以阜通天下之有無雖自一錢以上名曰係省而州郡
之闕一仰於部使者四方之計 至於三司或累十年不
省而藏富於外臺不可勝計中更變亂於是盡歸公上而
漕失其職往往僅同催綱督租耳祖宗所以懋遷南北均
調內外之道缺矣台座以耆明之望簡自聖裁畀以總輸
之寄豈與循次而進不得已而授者同日語哉講究顛末
還之國初不勝士友之望前書所布自倉司發之尚爲涉
越今台座事也留意幸甚辱在愛予不當因賀但奉腐熟

之談輒申前稟伏紙僭越是懼

答丁子齊三

示及新篇意趣閒淡然詩律更當進步子齊德性器度絕過倫輩而區區猶有增益未能之望則磨礪乎事業奮發乎文章也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後可以應天下之故者以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問一篇自禮之窮世故之變悉講而後已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過節倘能惠然一來各進所見幸甚舊學典刑日就寥落非壁立自信安得脫世間波蕩某老矣所覲朋友共發明之無任引領下問讀書譜近方脫藁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榷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

要團欒如來諭也書譜又辱爲之叙文意俱盛前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掇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刪定方可游誠之恨未一見向薛常州每每稱其爲英才緩急可倚仗聞與張欽夫相聚甚久欽夫幕中得其助爲多鄭四三丈爲福建倉失此良友深以爲歉子齊旣與之處若下人不真不得其精要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聞子約見子靜陸丈不受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丈不能剖斷得下其他空疎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靜如洙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會徃扣其本末否某甚恨不得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於丁酉聚首之時不覺悽然

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怒所作要不失其正讀楚詞漢賦建安五言吾輩可謂首鼠畏禍夫畏禍豈所以待寬時耶近日士友相厲多說無圭角此是大患知者一向沉默不知者固有所激昂以要君爲利爲利者負國沉默者謂之何哉六朝人物區區中原之念見之寢食今日舉子握筆作場屋文字者未嘗肯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撥亂反正其人固不足道耶吾輩爲漢民將十餘世而使吾君忍耻事讐垂六十年而學校鄉黨晏然無進志其大者則率其徒爲清談次摘章句小則學爲詩文自娛當此時吾黨與士友不變其說謂之波蕩此某所爲懼子齊勿以爲疎也幽人貞吉勿事奔競之謂若曰時事

不得講人才不得評則非古人之意平生讀書亦以爲理義如此足矣杜門以來大覺不然子齊試以堯典至平王文侯之命商畧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有人則濟無人則否此事占田地濶不應碌碌休也相愛之切切怛彌甚惟吾子齊志在本朝故盡布之不必於不相知者道也文季口手自足受用未必聽朋友之砭噐遠於足下信厚異時出處共相規約若子齊話頭止如向來所云非所望也蘇黃門晚節甚慙於東坡以溫公待小申公如許至變法時每苦晦叔太懦力量真難事耳

與林懿仲二

某凡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難阻萬狀回想閒居

士友團頭之樂不可得已桂陽本一縣置吏養兵與賦輸
視他大郡民力重困至於甚不能平則或騷動非其俗喜
亂也至此逾月犴無見囚而訟牘但田土典賣不明等事
蓋朴魯耳唯是帑藏盡虛蕩無綱目而漕檄如織官兵持
逋券責償者累月正使收拾得到亦無以供之是則可憂
也湖南諸郡劉子澄最善政竟不能免蔡直之邵陽次之
亦有不樂者今春臧狀未必調一言勞者何以勸乎勿爲
他人道幸幸

淮甸不知此去當如何錢幣一事想已動搖了人情朝家
方掾過不暇應置此未經念要是便錢務最佳俟稍定試
拈出此話頭也某荷上眷不薄然竭盡區區無毫髮之補

至乞休致其情可想朋友宦游四方雖時時上心亦未有
餘力相照燭非忘之也

與周丞相

伏自相公參預以來奏記非一間亦及於管見而徒依善
頌以爲言不敢妄陳當世之事今相公獨運大柄無所避
屈頃讀謝表嘗畧窺鈞意所嚮矣故敢僭言之往者渡江
諸老知討賊而不知立國紹興季止知保境而不知尊君
夫惟不知立國故保境之說勝不知尊君故討賊之義高
二者相持至今未解王公將相徃徃以此代爲進退者五
六十年於此矣雖比歲以來此義磨滅殆盡而朝野之情
終未但已伏惟相公兼而收之次而舉之勿使亡志之臣

以國家爲忘天下之大義靜重之士以朝廷爲徇匹夫之
狂言此固當今風厲自營消伏黨論之所務白也夫兼而
收之則助之者衆次而舉之則沮之者難惟相公留意幸
甚若夫薄物細故各有司存付之責成而已非以煩
精神分志慮至冒犯威尊皇恐死罪

與呂子約二

某自離上饒以後申問啓處不任情企深入湖湘凡八
十六日始達官所桂陽益一大縣而置官養兵如他郡又
以敝政蕩無綱紀交割之日見緡不能百千而漕檄如織
官兵持券索舊逋如所王之說於是俱廢未必能免
於戾矣奈何奈何老兄年衰讀書得趣而門庭反狹陳義

愈高而意氣畧肆夫門庭狹則風流不接意氣肆則士友
不附所冀追紹前緒旁求後來所謂坐進此道者非君尚
誰堪耶六經之義兢業爲本詩可以言禮可以立玩味服
行自覺麤厲此某近所窺見且以勉同志者劉衡州言笑
自由動多觸忤亦嘗造膝共語深切此公瞿然若有失也
堂堂晦翁亦復少此乃知前修端不可議某老矣望兄最
厚勿罪喋喋爲祝趙推官易說自成一家可以相資亦未
可爲準杜伯高兄弟文字正使往時諸公亦見領畧何遽
絕之再及此事欲以實前所云千萬至思倘有疑勿惜往
復也

某空餐負愧義當弛去然未能自由也每蒙見囑與臨潭

同論若某何足以堪之衰晚無志務爲自全聞此悚畏名
爲國士自古患之蕭曹舊知房杜同舍所成就獨如許要
是金蘭耳團沙作飯遺恨極多此所以貴力學唯力學則
卒然相值必有以處此也東撞西突誰能料之但平時朋
友共持兢業之律務令後輩趨於靜重是則可爲耳容易
放開養成虛驕即一不獲而萬有餘喪老兄以爲然否象
先別後不及聞其論議如何一見便許以爲有異昔日切
磋何神耶所欲言無限非書所及臨紙惘惘

桂陽與岳漕論移

伏蒙矜惻小邦移運郴米三千斛雖已一一具申般跋次
第去後其間有不敢不以情告者輒不避罪私布之本軍

舊有夫遞之則某到官來不置夫簿今彌年矣及此運米
若復調民雖與僦金恐復多事不免誘諭諸卒添貼糧履
之費以漸致自禁旅外卒苦不多部押等人堪託尤少度
盡此歲郴米方可齊集若某誠愚陋亦豈不知速辦之利
顧見小壘事力如此重以拙滯實難如意以此深慮淹費
日月有違簡書王判官在館備見區區艱勤之狀非敢飾
說上欺威尊倘蒙台慈錄其不忍爲擾之情而赦其不善
集事之罪特賜寬假所無闕誤豈唯某將此邦同戴德無
窮已也

謝諸司列薦

某僭越申稟聞之道路門下嘗以愚不肖姓名上徹天聽

事出非常未知信否某竊伏自念乘障彌年絕無一長可
充職者何以得此恭惟門下一話一言爲天下輕重凡所
舉措必有以起人心關風化而亦何爲出此也意者今日
爲吏軟熟以相取下否則事文具謬巧以應令又否則持
兩可伺候風旨爲進退大抵自營而莫肯用情於上之人
若某者疎率山野無周身之防動有稟白悉不自他一則
當路再則當路不敢萌毫髮之欺於有司門下以爲若人
而進之則吏道朴耳蓋與孔子取狂狷孟子惡闢草萊漢
不用嗇夫同意自今以往天下之言取人者曰必若門下
之取陳某者而後可天下之言取於人者曰必若陳某之
見取於門下者而後可不日坐廟朝進退百官則真賢實

能不失其爲起人心關風化莫大於此然則某豈惟榮進
之慙私悰感激將千載之下同於隗始雖魂魄不能忘也
萬以傳聞未敢輒効雙牘之謝尺楮陳誠不勝皇懼之至

與劉清之寺簿三

來教具道每事已有付托足見了了然不干已一項似不
必累病懷此猶可也禁兵教闕鄉職分今何預長者乃
追恨之天下如此等事何限若曾經即終不置恐不足
與言了了耳莊周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
隨無涯殆已此語未易以諸子不加察也近得弱翁書正
說尊抱不肯放下故病勢益增弱翁自是不放下人猶能
相念足以見長者多事矣胡季隨嘗一來數日即弃去觀

其中頗有先入然極扣之乃云片時不挾冊即意思甚不佳是靠冊子過日去持敬之義遠矣何當盍簪併求規益未間惟一切省事強親藥食以介壽祉

獻歲遠辱書饋專人拜貺承已解組有楊知錄者赴官亦嘗附記乃復發還則兩遣皆不關視不勝惘惘去就行藏洞見此理共想歸卧林泉喜如釋負超然燕居益有足樂其沐方自此始漕檄如織官兵持券以責償者如堵墻料理不行固以譴去正使事事企及衡陽亦未知免如何如何晦庵人即須遣去既有入覲之命計當爲吾一起潘丈歲裏鼻衄兼脾疼作楚尚未全安謙仲待制竟來江西矣前書會舉似大雅仲山甫一章必已領畧其麓率日稜

念此以懼尚冀高明坐進此道勿謂家食自由却放開去幸甚至願溫公元祐變法匆匆不但以愛日之故意亦是十七八年心力盡在通鑑不肯更將熙豐諸事細心點檢到得天人推出雖以許大規模終少彌密未爲恰好前輩多恨焉耳

某守壘亦已朞月殊無毫髮及物之効夏旱彌月竟得歉歲憂沮滋甚所幸晚田收及七八而連帥部使者各致周急之助徃徃來年遂可支梧要是補過不暇儻可免其身耳愧見吾民則自若也高卧以來伏想玩繹益精綽有餘樂廬陵多士從學爲誰亦有切磋之交乎近與富明叔較量易義因見乾坤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坎離交則爲既

濟不交則爲未濟蓋追訟平生爽然自失矣如及善還便
當一意以此俟老不敢持未信之學但匆匆讀過漆彫開
一段話頭台意以爲如何毋惜痛下針砭甚望

與史丞相

某頓成衰眊不能細書區區歸德請罪之誠輒憑楮牘布
之隸人至於管見敢復以寸楮申言之惟鈞慈勿以爲咎
幸甚昔者衛武公逮事東周之初晚而就國年且百歲而
抑之作賓之初筵之作拳拳愛君與年少氣銳敢言之士
無異蓋嘗讀周公無逸七月召公公劉涸酌與抑初筵乃
知卜年八百皆一時元老世爲弼亮以身任天下之力非
爵賞刑禁所能爲也方今聖明相繼對於典謨而太師實

與終始其事天壽平格豈獨私公之身哉則衛武之托於
是焉在願勿以造朝不造朝當介鈞念若某者無能爲矣
賦淇澳之詩樂道切磋琢磨之美尚圖附名國風之末與
衛之旅賁替御同不朽也某僭越死罪皇恐

與高炳如監丞

某得出桂陽瘴境過厚又叨廩人之命衰晚豈堪馳使顧
久憂愧尋承州組少屈英豈而叔章黃丈亦持江西之節
盡出西府兩公故意蓋交道鮮此久矣却用自慰然某眼
昏花鬚鬢無黑者日飲酒不能過三爵飯米半升晡後但
持空筯伴客 纔見燈火昏瞑思睡未嘗聞二更鼓比五
更展轉達旦強紉雜念又性不善鼓引養生度無多寒暑

當同草木念之悵然欲緝一二書藉手見古人亦復懶下
筆忽猛省前代狄公早世至今當以事文王見譏王允共
無晚節漏逗即爲全人一修一短何得計亦莫若隨公
了昏嫁早爲休影計差得耳尊意以爲如何要補史記之
缺甚善但史記一書自班氏莫窺其珍後學祖班轉爲詆
剥令人扼腕若能爲發大意不必若諸家餽飭訓釋亦千
載美事如索隱之類收拾無害要只是向下工夫閒居且
一面羅取爲編何當良覲互相扣擊痛快後已及此於邑
之至

與王謙仲參政薦郴守丁端叔

某輒有冒昧之懇竊伏自念於門下宜不自他而敢言之

某與郴守丁直閣雖有雅政然未熟其爲人同官湘中適
相隣比通財僂力兩年如一家然後見其心與才誠有過
人者他未暇徧舉以桂陽之民得免轉徙者則皆郴守之
力也桂山邑率歲仰米於郴每郴閉糴則桂人坐困去歲
旱歉兩郡特甚丁守旣自措置條沛然多備則下令許
桂人殷販巨室之積令行而民信之故桂市米不絕此一
也郴飢則民流入桂桂飢則民流入郴不能相容繼以剽
畧而爲盜自昔如此某與丁守約各自拊其境內訖今春
夏皆按堵此二也桂嘗乞米於漕司令就郴撥三千斛應
副桂去郴陸行六十里舟行彌旬而後至般津之費幾半
所得丁守遂移苗米輸之桂陽由此省費而又及期此三

也每惟今歲採荒艱辛萬狀倘柳稍有壑隣之意則某何以塞責必且罪去因人免罪又蒙朝廷不次擢用列之諸司而柳守獨未見旌異同勞偏賞心甚愧之秋間師漕相約同薦奏牘已就適聞列薦之禁詞司皆相顧失色至今民言陳乞不已某與丁守別久不知其別後爲安豐及得簡得盱眙復徙柳本末何如就今觀之則一路郡守留意民瘼理財以寬而用足聽訟以恕而刑省待僚屬以禮而人趨事柳當爲第一矣朝廷錄功當以實事有人如此若以碌碌者同視將何以勸勞者况其實賴其力禮尚施報但恨疎賤不足動人不敢率先爲朝廷誦言之然丁守母甚老一子多病在數千里外誠使某得効柳子厚事以

官遜之誼所不辭又恐以矯激取譏故但私布之門下恭惟門下愛惜人才凡可爲斯世驅使者何所不當素蓄又辱知幸必不以鄙言爲不實或阿所好或出於不得已宜勿惜啓齒爲丞相白發其事豈惟某將四海九州之吏於門下歸心矣某干犯鈞嚴臨紙不勝惓惓

答胡季隨

見諭晦菴之語左右也蓋不勇猛則無憤悱啓發之幾不詳密則無須臾不可離之實無憤悱啓發之幾所見皆軀殼之私無須臾不可離之實所得皆之外晦菴所以憂嘆而不敢無其實來省伏讀之餘境界何異欲望盡去前輩見成之談自轉一繼以見示乃知衰惰安能印

上齋文集 卷十一
可或有異同當奉聞耳詩禮奉指不殊前云云若非詩無以言當思吾所言何者爲詩非禮無以立當思吾所立何者爲禮尋章摘句擊跪曲拳或安詩禮之末矣近得晦菴書索詩說某初無詩說亦告者之過也何時肯來互相扣發日月易得後會良不易臨書欽 之至

與沈叔晦

某自落南化爲一翁百念俱喪獨未辦二項不敢決去更須旬歲即遂此圖可以不隲學問相湏才力相軋若海中矣六經之教與天地並區區特從管窺見得兢業一節足了一生受用倘不失墜及啓手足如後山所謂生稱善人死表陳君之墓亦是小小結裏其他樹立扶持悉候豪傑

之士所冀尊兄輩行勉之而已切承近得瘍疾以內補散効欣釋之至更乞謹護務至完實久欲遣問適得報新幕乃仁里交好遂留待迓者因成不敏諒之幸甚本司有問四方故事具之別牋佳闕何時或在某乞歸之後尚圖并合扣發新功臨書悃企之切

答劉公度二

某乘障無狀誼當自弛不謂誤恩就移廩人每惟衰嬾日與不勝已者處當此委寄何以寡過及讀來教又惘然自失也經生徇偏何者爲全文士逐末其本安在拘孿並緣必有受病之處充塞中節豈無進德之序所以見告尚愧不敏况言證不及藥未覺爲益 湏嗣音切 完之倘有

鄙見亦當反覆某老矣何以慰四方士友之望然年來篤信六藝之學兢業爲本彼此紛紛自爲黨與若人之已甚亦恐吾人躬未自厚而責人不薄有以致此

以來

事者君子遺恨如左右應洞然察之耳
某汨汨無新功有愧 益前見在諸病以不得藥爲請今方悟虛已寡欲乃是指南感甚天 不敬也 有疑

不宜不盡所謂虛已寡欲常並進耶意者次第耶若以虛已之外更有寡欲即未可驟言虛已若以寡欲之要更在虛已則似不必兼陳寡欲六經語孟及此二語全欠而來對言之今來既教以爲對意者二事也喚作二事若非並進即有次第以爲並進或乖守約之旨以爲次第或有

後倦之吝吾人講學直瀆的當尚冀切道言之以得未曉老矣三所望於十友也徐尉所屬愚見亦無用費辭爲記遂來示書爲錢若干爲舟若干官員年月刻石橋次屬來者勿壞之耳解組有期分宜去此不進決意者來端出望外餘幾千萬善愛

答寧遠王縣尉

伏辱惠書及於行已之大節致君澤民之要道誠欲講明其一二甚矣足下之志乎學也若僕衰暮何足以言此雖然不可無以復來辱凡書云云載在方冊不可勝用也足下亦博識而詳考之矣願以爲問或者筮仕履之而後難歟夫履之之難則自信之難也士誠自信以爲與古人無

其齋文集 卷十一
間古人能是吾亦宜能是古人能是吾獨不能是者非其
質然也私欲害之俗學汨之也欲免於俗學惟去私欲者
能之私欲去則見已見已則自信苟自信矣凡書云云載
在方冊者不可勝用矣足下更反求之末由合并臨紙惘
惘

答道州康判官

辱惠書及於屬吏弟 員之說足下誠有見於此幸甚來
書以爲本職無關有司不以爲過然後望以磨礪成就之
益豈惟吏道然耶學者固同然也今之望於人者異此矣
吾無闕與否不暇計人以爲有過與否不暇計獨曰胡不
磨礪成就我耶但曰胡不磨礪成就我還以義言也或者

相望於利相望於利必人人而悅之然後無咎安得如足
下之語告之也未由合并臨紙惘惘

答趙南紀節推

某衰惰久無強附士友之意晚得名勝喜後自失晦菴門
人真有學者而不相亮者云云特未并合耳雖然吾黨亦
有患自相推尊患太過與人無交際患不及二者皆孔門
所戒也頃因款洽嘗及一二來教遂有同風三代之語得
無猶未聽察乎詩篇儘佳更加停 勿以言盡意爲 三
百篇徃徃爲訓故家解駁類 淺迫 人意有遠矣謝道
遙嘗說三百篇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此義足可三復
公餘但於南雅索之聖賢貴寡怨詩至於可以怨必有道

也來教所謂攻之愈力愈不見効豈謙辭耶克已非攻之
之謂在易休復以下仁也人患不肯下耳譬之鐘聲擾擾
者無聞初非有物間之者擾定則聞之矣

答漳川守范東叔

拜違以還辱貺教不一而奉狀亦無便豈但以獲詳行李
爲慰要是別恨牢不可釋家人婦子尚不能團頭况於交
游又况仕宦此理洞然而亦未易以理遣也領開府後書
就詳動止感愜幸甚然事力如許雖有慈惠之長而不得
騁令人寒心隨機方便量力濡沫正賴儒術耳某嘗侍坐
語及四總領恐是今要害去處往時北伐諸將各擁兵總
領不顧駈催漕計自以諸軍隸御前始以版曹即領總餉

而別置所版曹長官莫得要領是漕司本行文書則天下
財賦盡在四領所若非稍稍從此整頓民窮無救策意矣
嗣勛足得商確或者其時乎張子儀 元等所減次第虛
額然亦盛意謾錄二公奏牘因或送嗣勛如何來 及之
喋喋悚息正是自破戒堪發一笑

與朱元晦二

某逐祿南來本爲溫飽不謂 善歲晚遷官至於將漕然
循循故事無所建明 終當他去而亦未得其說何
以教之此專人所爲道也 非豈所以事君 而公論開
塞日異而月不同敢乞安時處與如戰兢自發眉壽用答
海內欽遲之意

上齊文集 卷十六
其衰情之跡幾自絕 門廡而長者 尚教之便中再拜
真翰之貺感激不可言承此先施豈忘附報官事擾擾及
今始遣辱幸察之非敢望也來徵詩說甚荷 包所見何
業豈向時聚徒所爲講義之類則削藁久矣年來時時諷
誦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
有隱耶區區愚見但以雅頌之音消鑠群慝訓故意句付
之諸生尊意以爲如何每懷企慕三十年間不在人後會
并差池未有瞻侍之幸聞見異同無從指正間欲以書扣
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永康往還
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指
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

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不數月還浙可圖即償此
願尺楮匆匆但有悃結

與王弱翁

某衰情宜休歲輒遷官雖荷借譽之力然有見短之懼亦
未知免所也廬陵政績在左餐右粥之民而不在遠客與
強宗大族得失當有能辨之者暫屈何病區區更冀寬以
居之勿以絲髮見於詞色戲絲娛親之暇杖履從容與鄉
後進尊酒論文之樂仍一切不及時事以間執讒慝之口
未省尊意以爲然否有如尊意不合幸切磋究之也仲權
正字貧甚子靜淳父皆需遠次奈何陳正已亦寓里中復
教官非所以處之也何時晤對伏紙

某衰暮之跡向綴班行伏蒙眷遇特厚言念疇昔何可弭
忘某官才猷器業蔚然為當代第一方被選入蜀無幾微
不自得意旌麾下壓境三陲然世將之後人將謂何重以
疑阻半年無師蓋朝野凜凜然而迄無西顧之憂非公門
有重臣其克底此乎頃因內引嘗遵勲業泰安喜見天顏
且曰當用漢賜金故事且勞還房雖事不果亦足見九重
倚賴也甚盛甚盛三事遞遷還歸補庭之闕而識者謂
無先於門下非但交游之私言聖明後視聽一新伏惟
歡慶

與國舉兄家書

書黃事前日不及細 淮上有劉煒運判者以禁私鑄太

悉幾生事遭論罷久之私鑄戢留丞相追論其功遂畫旨

再與監司樓大防駁還 者旨令以次官書行即是傅良

遂竟書過蓋以為劉煒不是 人賊吏罷去年歲再與差

遣此何不可而紛紛云耳後生小子妄相訛毀不足聽也

不足聽也近復有御筆陳源除押班內侍官此又張子仁

除節度使此事所繫甚重謝給事已放過押班事傅良獨

繳之朝論甚以為危乃蒙聖恩容納至今不出至除節鉞

合先送給事却直付舍人或說謝給事有人至張亦獨繳

止次日御筆封付陳傅良可與書行再繳上亦蒙聖恩

之不出此兩事繫朝廷非尋常事之比至此公論方信

弟不論其細而論其大捨易而犯難矣恐家兄不知端的見謂苟且有玷家傳特此詳報却勿令一人見慮有人讒謗以弟爲好名漏洩上旨也至祝至祝

與徐韞之

涉夏一病幾殆以丹附扶衰稍善

餘無足煩軫記者

昆仲時時過訪備詳譽處然年來

喜於相安左右

意象挺特且習聞前輩師友風旨更宜

誘掖工夫而

損挹裁抑乃得善教之道至和若夫嶽麓餘芳令人起敬

橫經於此自有足樂不可不自慰也

憲家子弟亦往還

否向時每一見輒談中興問趙張秦

爲長

跡纒纒

忘倦晚入修門數請東西面言其人不可終廢

後相不

領畧鄱陽相頗有意未及拈書亦各東西矣至今忿之且恨不得秦師垣相業一書付史館助南董之筆某老矣此勿念左右年方強倘能從吳察院交諸 窺見所藏不負長沙此行耳外此只改秩一事湏索結知帥闔回同年進士莆中來軌 及識面尋亦行藏異塗頓成疎濶假如不疎已難破發言之戒無足爲左右先容者徒切愧衷如之 湘中教官惟會府多名士其舉削或溢格故事如此想不 至左右有遺賢之嘆盍少湏之也因會 丈煩致痺暑不及拜狀皇恐之意諸相識不外此懇

答張端士五

下問漢高封國是初來急於撫定不得不然班孟堅諸侯

庄遠說得錯至今因仍未明使高帝以延年歲必別有區
處如本朝藝祖開基事多未究英雄如二君豈容轉議自
古功業多遺恨惟周公無虧欠孔孟監二代兼三王之論
主通說經制大備皆見得徹載師閭師縣師三官皆征賦
稅載師乃征公卿大夫王子弟諸食采若其食者三之一
之類其征之民則什一而自以租歸公上則有差等輕或
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若其他受田之民什一之稅鄉
則征於閭師遂則征於縣師顯然三局自昔諸儒見不破
可勝嘆也

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啓手足之前更
加刪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作更

侵砌結裏詩傳看了在何時他功夫截斷惟日課易未
敢輒下筆深見乾震之爻辭皆危而乾爻言吉只緣純陽
聖人垂訓意深矣許由君務光之徒治舊學如後來
井盤自古此一輩人竟晦藏念此妄想盡置詩固佳更
宜練功

某病後且搓排過日非能如所亦愛之者過辭也毛氏
詩傳澗汨有年久欲爲發明之因附已見其下且以補呂
塾之缺自今夏落筆近緣過客廢矣未期其成就也有暇
見過畧觀綱目爲佳

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裏
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尚欠刪潤不免

就病中勉強詩說盡幽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如何耳每見云云 某以爲不作悵然人生與草木俱腐者何限不恨固非恨亦非也倘可自見勇爲之爲善也 某初有脾寒前日復作雖不過一日所損不少也愛念甚荷端士力如虎亦復畏厄歲何耶新詞相好要是未圓熟耳著書最關心病懷益覺要緊所恨無朋友共成之奈何奈何舒宰政事止如此聞之殊爲嘆息

代胡少欽監酒上婺守韓無咎書

筦庫之士自古卑之矣而今爲甚古者財散於民縣官但衣食租稅而所謂鹺茗醯酒凡民用之百須公上不牟利焉則筦庫云者止於籍出入校餘欠以告於在位爲每歲

制國用之節而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在位者實憂之有司不與聞焉勾稽之不察局鑄之不時度藏之不免於燥濕腐敗舍是有司不任其罰是故其職甚簡其責甚薄也士君子之不遇於世者可以祿食於其間而無悔咎夫子嘗爲委吏矣會稽當而已爲是故也今也不然由漢而下公上所以權民者講求悉矣而鹺茗醯酒凡民用之百須皆有征而甚詳於今自建隆聖人專務寬厚不忍以加賦厲農而祿士饒軍隄防大河固圉三邊與夫賓賜祭饗凡邦之太用不可已者徃徃十有六七仰給於征權之吏蓋今之田賦視古有損而征權之入累數十百倍於古則筦庫云者不但籍出入校餘欠而已其督辦也有課其輸送

也。有程督辦之弗集，輸送之弗繼，在位顧缺，然無以爲計。故凡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轉而爲有司之責，而勾稽屬鑄度藏之細，不與焉。勞亦累十倍於古矣。任乎此者，雖欲徒祿食而無悔咎，如古者不可復得。國家知其然也，待之亦加異矣。自州縣監當官皆有賞格，而可以察舉於其長，與他官曹無異。在京釐務凡有錢穀之藏者，賞之特厚，而爲上選用，亦與他官曹無異。若是而曰卑甚於今，何也？其居使之然也。今夫皆州縣官也，皆得以察舉於其長，而由幕職教授若曹官，令佐得之，則人以爲宜；由倉庫務官，則人以爲恠；皆在京官也，皆得以選用於其上，而由檢鼓諸院得之，則人以爲宜；由審計權貨之官，則人以爲恠。等

而上之，由卿監爲侍從，則以太常祕書國子爲宜；而以太府司農爲恠，由侍從上之，則以學士給舍諸曹尚書爲宜；而以戶部爲恠，名實未有分也。而取舍若是，豈一日積哉？夫以征權之入，歲累千百倍於古，而其官司之勞亦累千百倍於古。國家方加利焉，而卒卑於士議如此，則自愛者宜知所擇矣。某也不才，由太學諸生以塵末第窮太甚，遂食太急，以措身於甕盎剝朽之間，蓋日夜念此自憐矣。凡三易守，未嘗敢自言也。今者執事來守，是邦某伏自計今之諸老先生尊經而下，百氏可望以古道者，莫如執事。國朝以來，世爲卿輔，究觀本末源流之際，而通於今之務者，莫如執事。若夫議論持平，用意均一，即之溫然，有弁包兼

容之度而其中如鈞石之有銖兩不爲世俗取捨以亂名實者又莫如執事於是輒不自揆道古今之異陳國家之大意與小己之不善擇而告執事庶幾采察焉若執事猶曰是筦庫之士而胡敢僭易若此則某繼今不敢復有言矣

答薛子長三

日欲報所况教以乏便未果方此歉作承命重爲不敏某衰情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爲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游彫落願方得三益豈非天閔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魏無凌逼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興北齊

之後斃向者亦嘗見此意徃徃不能發今幸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尤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竒特宜前輩所嘆也方令兒輩傳寫一本旦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近宗簡述示吳門書藁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間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殿其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其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